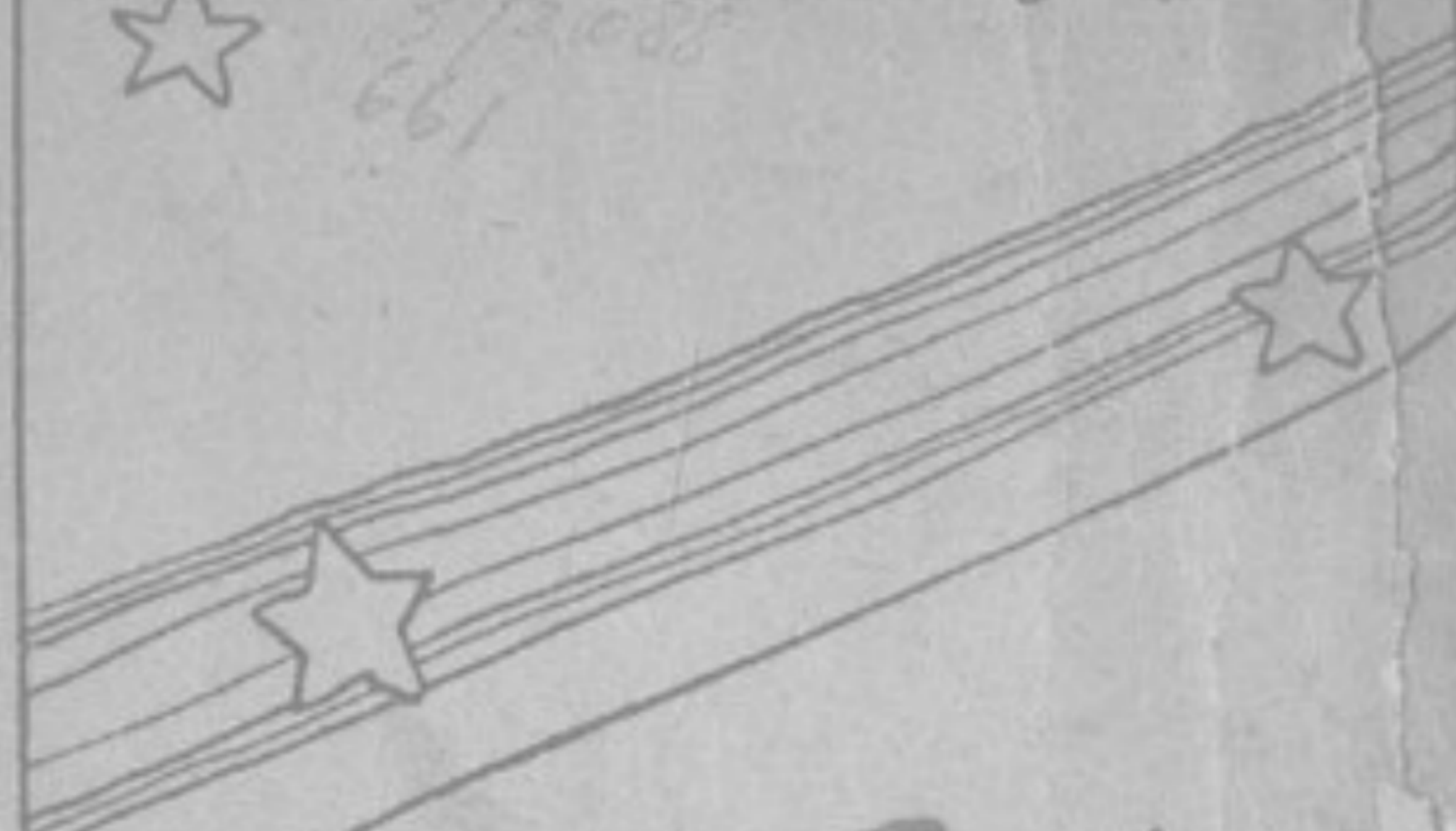


潮音樓出版



21
372088
661



羅星集

趙眠雲



Bong loo ziang

亞興作



◀諸位欲辦▶

聯	名	文	汽	保	打	縫	日
益	人	房	車	險	字	衣	常
箋	書	用	用	銀	機	機	用
封	畫	品	油	箱	器	器	品

請向敝公司參觀選擇

◀價廉物美……包你滿意▶

：奉即索函單價錄目：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謹啓



羅星集卷首語

壬戌之秋。范子烟橋自桐花里移家吳中。歡歌餘暇。與趙眠雲合輯一七日報。命名曰星。逸梅亦贊襄其間。一時名著琳瑯。光芒煥發。計二十有五期。迺為雜誌曰星光。以文會友。俊彥紛集。因組一社。即以星為社名。越歲雙星河日。作第一次之雅集於金昌涵碧山莊。與會者。為烟橋、眠雲、君博、明、守拙、廣夔、菊高、紀于、逸梅、九人。遂攝影以留鴻爪。嗣後加入瞻廬、小青、紅蕉、半狂、吟秋、碧波、若玄、轉陶、佩萸、卓、芝岩。繼又加入聞天、蓮痕、季鶴三人。裙屐連翩。聲譽遐播。凡海內談文藝者。莫不知吳中之有星社也。乙丑秋。逸梅與眠雲會輯一社刊。曰星宿海。以為紀念。同時顧明道亦擬輯一紀念刊物。曰羅星集。編已及半。忽應海上某書賈之請。趕撰啼



羅星集目次

(附印電影明星肖像)
(隨意編次不分先後)

羅星集卷首語	鄭逸梅(黎明暉)I
題羅星集	姚民哀(顧寶蓮)III
羅星集目次	(朱 飛)IV
笑臉	程小青(徐琴芳)I
霜蘭劫	趙眠雲(王元龍)5
鏡中倩影	范菊高(韓雲貞)9
風雨之夜	吳開天(趙慰)24
新發明的通行證	范烟橋(徐素娥)28
一個處女的夢	顧明道(王吉亭)34

目 次	
二十年前之處女作	程曉廬(王漢倫)41
大好園林	蔣吟秋(雷夏電)46
變	姚廣慶(楊耐梅)50
弄巧成拙	金季鶴(張繼雲)61
珠花	范佩英(王獻齋)66
肥人之言	陳運痕(宜景琳)71
愛歎	黃轉陶(趙靜霞)76
怎忍心走啊	徐碧波(林雪懷)81
陳先生的鞭子	尤半狂(吳素馨)84
摘星錄	鄭逸梅(符曼麗)87
蘇台竹枝詞	金季鶴(張慧冲)95
燈下雜札	屠守拙(張美烈)104
雲英	黃若玄(何麗珠)109
吟秋碎墨	蔣吟秋(黃君甫)111

紙帳銅瓶室叢鈔	鄭逸梅(劉漢鈞)113
小說雜論	黃轉陶(鄭小秋)118
星謎	程小青(張惜娟)121
香霧娟娟	徐碧波(費柏清)123
星花燦爛	團圓生(黃筠貞)124
星友點將錄	范烟橋 趙琛)126
雅集詩	蔣吟秋 范烟橋(謝采貞)128
雙壁記	鄭逸梅(文逸民)130

防盜禦火請備

維克多保險銀箱

貨真價實大小俱備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



笑 臉

程小青

小青以擅長偵探小說名於時。而是篇却從極淡處着筆。閑閑寫來

能深入人之腦痕。不知一般新文學家見之以爲如何也。(逸梅)

往日我經過安樂園的門前。總見那兩扇雖設而常關的鐵門緊緊閉著。祇能從門隙中望見裏面纍纍的十字架短碑。似告人這重門是生和死的界限。不可隨意進去。這時却豁然開朗。許多人正魚貫而進。正像一個怪物張開了口。儘量把人們吞嚥下去。其實今天正真進安樂園的。祇有那R醫士一個。別的人還沒有到進去的時期。都是爲送R醫士來的。

那R醫士的棺木停在安樂園的門口。門的內外圍集了一大羣人。却都靜悄悄的。鐘聲續續響動。幽咽的悲調。爲風力所引。漸盪漸遠。那天的日光本很和

麗·已挾着幾分春意·可是在這境地·那燦爛的光線·竟也減弱了許多·變成了一種可憐的淡黃色·有一個年老的P醫士·在棺前引導·合着那悲涼紆徐的鐘聲·緩緩前進·那黑絨蒙罩和堆滿鮮花的棺木·被幾個R醫士的好友在兩旁提着·也跟着進行·

這時那送殯人們的臉上·都顯得非常莊靜而肅穆·表示對於死者的哀悼·人們處在這環境之中·無論與死者有沒有關係或交誼·都不由的不表示一種莊重的敬意·因此·除了那淒怨直搗人們靈府的鐘聲以外·連那枝頭的小鳥·都停止了啾啾·側着頭兒·好像哲學家冷眼研究人生似的·把隻眼靜瞧那喪禮的進行·

這時我忽發遐想·那棺木中R醫士的臉上·此刻有怎樣的狀態呢·他可也象送葬人的一般莊肅嚴冷麼·不·不·我想他臉上一定還帶着那副笑容——那副他未死前終日留在唇角的笑容·原來我今天所以於雜在送殯人隊中·一則·因為他是一個為真道服務的人·這一次一方面固自殉道·別一方面·却委實是我們內亂中的犧牲者·二則·我和他雖沒有個人的交誼·但我記得有時在路上

見他。他終帶着那副與人無忤而自然的笑容。我料今天這許多送殯人中。多少終有幾個和我一般被他的那副笑容引得來的。唉。「世界像一面鏡子。你把笑面對人。人家也自然把笑容。答你」這話真有些意思呢。

棺木後面就是那R醫士的夫人。和幾個關係密切的親友。內中自然要算R夫人的那副悲容。見了最叫人心酸。伊低垂着頭。軀幹不住的顫動。幸虧伊旁邊的S君扶着。還能勉強一步一步的前進。S君也是一個常把笑臉向人的人。今天這安慰使者的職司。祇有他一個最勝任了。

進了禮堂以後。便有兩位西教士起立宣讀禮文。堂中的華信徒們懂英語的不多。可是也都心領神會似的歛神傾聽。一回兒。又有人唱哀悼的歌兒。音調淒惻。使人恍覺得已置身殯宮一般。

接着P醫士起立。用華語報告R醫士的行述。他說R醫士負了宣佈真道的使命。從美國來華。已二十多年。又說他辦事怎樣勤奮。遇人怎樣誠懇。這一次却爲了我國軍閥的私鬪。他的醫院中接收了無數傷兵。他因着辛勞過度。染傳了一種病症。竟至醫治無效。接著。P醫士忽提高聲音。發幾句讚語道。「R

醫士一生最是紀念的。就是他的心地坦白。待人接物出於至誠。他生平沒有一天現過怒容。也沒有對人說過一句失禮的話。現在他既歸到天上。他的靈魂一定很快樂的。——那是當然的。一定很快樂。

喪禮既畢。接着就著手埋葬。一般人仍圍着那個墓穴。似乎還不忍捨別。我却一個人站在距離較遠的樹蔭下面。兀自呆想。R醫士。已到了行程的最後終點。與世長逝了。這可覺得可悲麼。不。他的笑容還留在一般人的腦中。他的服務的功績。也深鐫在一般直接或間接受惠的人的靈府之中。他委實沒有死呀。那麼。什麼人才可悲呢。死者的家屬麼。還是一般送殯人麼。還是我自己麼。

幽咽的鐘聲已停止了。夕陽漸漸的西沉。鴉隊陣陣。也都歸了舊巢。送殯的人既已錯落散歸。我也便不再回去。但我腦中的疑問。却仍盤旋着沒有解決。



霜蘭劫

趙眠雲

霜蘭劫爲哀情小說。借蘭花小史叙來。而不知有一好女子已爲蘭而身殉矣。人固有愛一物。而以生命殉之者。婦女尤多。此亦愛情也。

然則逸雲必爲多情女子矣。

(明道)

席嘯雲。皖之太平人。寄居明聖湖旁。隨宦來浙者。父死不歸。願長爲寓公。以吟嘯湖山終其身。志趣頗不俗。妻郁氏。雖亦大家女。惟素性不近文墨。略工刺繡而已。嘯雲深惜之。常勸以讀書學吟咏。而郁偏持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以爲護符。嘯雲無如何也。幸料檢家事尙精細。惟稍流於刻。此則不讀書使然也。餘姚某氏女。小家碧玉。頗嫺韻語。家遭事故。願爲小星。嘯雲友以告。則欣然往視。果甚當意。惟惕於閻威。不告而娶。則吾豈敢。卽旋杭商之郁。

氏。郁氏大不謂然。謂我已有一子。而猶納寵。是何命意。且戕伐父母遺體。獨不恤乎。持論亦頗有理。事遂中止。旋爲長沙大賈以重貨劫之去。嘯雲惟有嘆息而已。曾作惜花曲十章。一時傳誦。亦算留得一段佳話也。

嘯雲好出游。一日偕友至甬。於某山中得蘭艸一叢。正值霜飛時節。而幽香發空谷。不待春風噓拂。首先出世。視爲難覩。且係素心。更當珍同良玉。游畢攜歸。植之盆盎中。嘯雲有妹。名逸雲。年十五。能好其兄之所好。固擅詠絮才者。嫂氏恆以家事督責之。妹置不顧。嫂頗不悅之。然以其能教兩侄讀書。猶堪抵消此厭惡之念。亦小姑眼前之幸也。既獲此蘭。嘯雲卽以付妹護之。明年十一月霜節時。又開數花。以爲奇。因名之曰霜蘭。蓋尋常蘭艸。最早則正月發花。遲者須待清明左右。故各處名蘭勝會。往往於暮春上巳之辰。爲雅集良期。而此花獨早。欲不謂之異種不可也。

郁氏雖不耽文事。卻偏愛好花。對此霜蘭。亦深表情者。而嘯雲以付其妹。郁氏尤不悅。妹竟私爲已有。花時。嫂摘兩朵簪諸雲鬢。逸雲以尖冷語侵之。大抵爲此種名花。不當褻玩。簪髮插鬢。辱之已甚。嫂微有所聞。旋以兩花

投擲盃邊。兄問而知之。密責妹不當鹵莽如是。妹猶不服。嘯雲嘆曰。小女子尙未諳世故。他日思余言。則嫌晚矣。妹不以爲意。仍據霜蘭爲己有。自是郁氏絕不至蘭室。

妹字杭之某名士爲繼室。年雖稍差。嘯雲深以爲得所。可對亡父母而無遺憾者。蓋某名士長逸雲年十歲。才負一時之望。家道亦裕。異日璧人一對。游詠於湖山佳處。當莫不以爲仙子下塵凡。同深豔羨者也。一日。逸雲語兄曰。霜蘭一叢。兄自甬江携歸。雖付我護持。妹不過爲保護人而已。他日向兄乞取。兄吝之乎。嘯雲大笑曰。我前年已付汝矣。蘭固妹之所有。何云乞取。他日以將去。不須問我也。妹喜而謝之。未幾嘯雲前所欲納爲小星之女子。隨長沙大賈重來浙省。忽於微雨初晴。西風送冷時。相遇湖上。各駕扁舟。嘯雲與逸雲偕。時又值霜降時節。霜蘭發花尤茂。嘯雲兄妹帶此盃蘭。置湖船中。欲以誇示游客者。蓋席氏名蘭。已滿城皆知矣。今者驟遇舊日相知之侶。傍舟略談。各致別來相思之情。既而女子乞霜蘭兩箭。逸雲慨然摘而贈之。彼女遂誓諸鬢旁。歸而有多口之小婢。述諸郁氏。而風波作矣。立逼嘯雲索歸兩箭霜蘭。嘯

雲推於逸雲身上。郁氏遂大肆咆哮。謾罵不止。家中素未有如此之奇變。逸雲氣鬱。不作一聲。明日病。病頗重。經醫藥屢次。始少蘇。而熟知禍猶未已也。則逸雲命之薄矣。

逸雲臥床凡匝旬。起而微步。仍遵醫者之囑。避風十日。首尾將及一月。始能出繡戶。侍婢扶之。所最不可忘情者。霜蘭耳。且病亦緣之而起。急至蘭室視之。則憔悴欲死。大訝。謂一月不見。何乃如是。心知有異。密訪之。不得要領。問其兄。兄亦云不知。又半月。霜蘭竟全枯。逸雲心甚細。拔其根。以手舐之。微鹹。心知鹵汁醃死者。泣曰。蘭死。我其死乎。一慟幾暈倒。歸至臥室。幾不能步。不數日。美人與香艸俱逝矣。哀哉。蓋去于歸吉期不過二十餘日。棺殮時。以枯蘭爲殉。某名士大慟。迎其靈柩。與前妻合葬云。



鏡中倩影

范菊高

范烟橋自言生平不喜歡做言情作品。而他的兄弟菊高最近大做言情小說。娓娓兒女語。寫得阿堵傳神。大概是時代的關係罷。別看菊高靜默寡言。他胸中的情史却多哩。這篇題名『鏡中倩影』香豔極了。

(逸梅)

黃秋萍坐在籐椅裏。涼風颼颼的吹來。覺得胸襟俱爽。便對他的朋友徐夢霞道。『此間正風涼極了。可惜和寒舍距離太遠。否則我禁不住要鎮日來了。』徐夢霞却默然不答。秋萍笑道。『夢霞。你這個人。平日最喜歡多嘴多舌。說話滔滔不絕。如潮湧一般。現在怎麼忽易了常態。一聲兒不響呢。』夢霞搖搖手。把眼光向東面射。秋萍便跟着他的視線瞧去。原來東面一個亭子裏。正坐

着一個妙齡的女郎。雲髮蓬鬆。雙球貼頰。鑽石的S針。閃閃發光。粉嫩的嬌靨上。泛出淡淡的降霞。好像一朵出水的芙蓉。一雙媚眼。兀向亭畔碧波含睇。纖纖玉手。撫着髮髻。短短衣袖。露出雪白的藕臂。淡湖色的紗衫。隱隱現出裏面妃紅襯衫。又嫵媚。又雅麗。把秋萍的目光。吸引得不肯移動。夢霞撲嗤一笑道。『秋萍。你也看呆了嗎。』秋萍漲紅了面道。『不。你自己才看呆了。』夢霞輕輕道。『秋萍。你的快鏡怎不取出來。偷攝伊一張。』秋萍給伊提醒了。便立起身來。走到藤椅右側的一隻小檯邊。取了方才帶來的小手鏡。把鏡頭拉了開來。對一下光。見亭亭倩影。已映在玻鏡上。忙將彈簧一掀。不料在將掀未掀的時候。那亭中的女郎。忽地把嬌軀旋了過去。玻鏡上的粉靨。斗易了秀髻愛司。秋萍恨恨的掀了彈簧。對夢霞道。『這女郎也太狡滑了。大約伊已看破了我的舉動。不願把伊的花容。映在我的攝影機裏。』夢霞拍手道。『不差。伊早已留心你了。我們望伊的時候。見伊水汪汪的眼珠。兀注射着池中荷葉。有時偷偷的向你送媚。現在旋轉嬌軀。恐怕是羞對郎面的緣故。』秋萍睜了一眼道。『你終如此多話。伊是看中看你啊。見我攝伊。伊自然不願。』

倘你去攝。伊便不由不把粉靨旋回來了。』說着。把手鏡遞給夢霞。夢霞推讓道。『你別挖苦我。我是沒有豔福。決不得伊的垂青。』嘴裏雖如此說。手却把攝影鏡接了。右手握了彈簧。左手捧了攝鏡。眼巴巴望着亭中女郎。作惡的女郎。偏偏不把頭旋過來。夢霞暗暗嘆口氣道。『如何。不是伊見我恨嗎。』話還未說完。那亭中的女郎。立了起了。倚身在欄干上。秋萍喊道。『如何。不是伊垂青於你嗎。現在雖只映見半面。但是嬌態更是玲瓏了。』夢霞一面掀彈簧。一面微笑道。『無論如何。伊終不會垂青於我。你不相信。可以去問伊。』他說這幾句話。心裏非常愉快。秋萍却略有失望的神氣。默默不嚮。坐到藤椅裏。捧了茶杯。胡亂的狂喝。這是要驅逐胸中的愁慮吧。猛見遠遠草地上。微微有些聲響。抬頭一望。原來那女郎出了亭子。向此間走來了。印度綢的高裙。隨風拂舞。一路地上的花朵。被伊裙角拂觸。便都搖曳不定。伊那白帆布高跟鞋。踐着綠茵。柔軟得正好似踏在絨毯子上。伊的左臂腕裏。套着一隻深綠的錢袋。十幾個小線球。在那裏跳動。右手裏握着一把雪白的鵝毛扇。遮着酥胸。態度很是嫺雅。不一會兒。走近秋萍了。秋萍和夢霞。不約而同的平

視。女郎低垂粉頸。緩步到一棵柳樹下。便立停了。秋萍夢霞。偷偷望伊。見伊櫻唇微啓。桃頰淺暈。雙眸呆瞧着自己的高跟鞋。秋萍拉拉夢霞道。『夢霞。這女郎你認識嗎。我覺得很面熟。』夢霞道。『我不認識。你既覺得面熟。那末伊一定也認識你了。』說到這裏。女郎回了過來。仍向六角亭去。秋萍搔搔頭髮道。『什麼。伊又回轉了呢。』夢霞笑道。『方才伊走過來。大約爲的是你啊。』秋萍恨恨地把脚在地上頓了一頓。不防把膝上的攝影鏡。震動得落在地上。這攝影鏡方才夢霞還他。他便放在膝上。一會兒對對日光。一會兒撫撫鏡頭。不料竟跌到地上。秋萍蹲倒身子。拾了起來喊道。『啊喲！鏡頭雖沒有跌碎。却已受傷了。』他這麼很嚮的一喊。那女郎聽得了。忽的又返身走過來了。走近秋萍的身邊。嬌滴滴的發出鶯聲道。『先生尊姓可是黃。』說的時候。粉頸低垂。羞答答不敢抬起。右手握着白鵝毛扇。輕輕搖動。兩朵姣豔的紅雲。在粉嫩的香頰上泛出。映着耳上的鬢球。越顯得美麗了。秋萍驟聞伊聲。怔了一怔。口中格格的說道。『女士。敝姓黃。賤字秋萍。不知女士爲甚垂問。』夢霞向秋萍丟了個眼色。假咳嗽一聲。滿含着妒羨的意味。女郎嫣然道。『原

來是萍哥。一別多年。怪不得不識我了。我就是倩珠。……」秋萍思索了一會。大吃一驚道。『什麼。你就是倩珠嗎。什麼模樣兒和從前大不同了。』倩珠向旁邊一望。秋萍立起身來道。『珠妹。你就在藤椅裏坐罷。』說着。把藤椅右側的小櫈。提了過來。自己坐下。倩珠見他如此客氣。覺得很抱歉。嚙上含了笑容。底底的道謝一聲。夢霞向秋萍告別道。『明天再會罷。我有一點事。要先去了。對不住失陪。』秋萍拉住道。『怎麼就走了。你且再坐一會。』夢霞搖搖頭。拿了草帽。點點頭走了。秋萍便坐在夢霞的藤椅裏。和倩珠談話。倩珠道。『這個人和萍哥素來相熟的嗎。』秋萍道。『相識只有二個月。常到我家來的。』倩珠道。『萍哥。我有一句話。可肯垂聽。請你對於這人。以後疎遠些。可知他是損友不是益友啊。』秋萍託異道。『珠妹。我和伊相處二月。見他的行爲。也不十分惡劣。』倩珠嘆了一口氣道。『他是一個儂薄少年。我有一個同學。曾受過他的蹂躪。我且把和你別後的狀況。告訴萍哥聽。四年前我家遷居滬上。爸爸在一家銀行裏。做了一個職員。月薪約摸百元。一切開銷。已夠支給。明哥哥在一家大學校裏當教務主任。月薪也有三百外。所以

生活狀況。很是寬裕了。這都是令尊所賜。因為是令尊薦用的啊。我們住在熱鬧的春申浦邊。無時不感念你家。……我考入明華女子中學。今年畢業。每天傍晚的時候。許多同學們。都走出校門。在靜安寺路上。看看景緻。天天遇到一個穿得很華美的少年。躡手躡腳的跟來跟去。約摸過三個月。有一個同學叫孫德芳的。忽然在化學室裏。偷了一包毒藥服死了。檢查到一本大辭典裏。發見了一封遺書。萍哥。孫德芳所以服毒。是受了那少年之誘。不但玷污了身體清白。還被騙掉百元以外的財物。後來那少年曾在校門亂轉。有時對於學生。竟出穢言。學生們報告了監學員。把他拘留到監獄裏。住了一星期。嘗嘗蘿蔔干飯的滋味。臨拘的時候。我們都看清他的面。和方才你那朋友一樣。萍哥。你那朋友姓什麼啊。』秋萍道。『他姓徐。名叫夢霞。』倩珠點首道。『是了。孫德芳的遺書。我曾看見。說那人的姓名。也叫徐夢霞。不過不是雲霞的霞。乃是亞洲的亞。』秋萍握了倩珠的玉腕。移近嘴唇。吻了一吻道。『我親愛的珠妹。我很感謝你。一定可以聽你的金石之言。和這惡魔疎遠。』倩珠含笑道。『萍哥能夠如此。才是真的愛我。想不到別了四年。你還是對我情深。』

秋萍對着伊的花容。飽看了一會。才慢吞吞的說道。『珠妹。你出落得益發美麗了。那裏還像以前鑽日蓬頭的阿珠呢。』倩珠聽了。羞得頭又低了下去。纖纖雙手。撫弄着放在懷裏的白鵝毛扇。秋萍道。『珠妹。你這扇子肯送給我嗎。』倩珠忙拿了白鵝毛扇。送到秋萍的手裏。嬌聲薄嗔道。『萍哥要他作甚。』秋萍笑着搭訕道。『留作我愛人的紀念品。呀。這扇柄上的一個珠字。是珠妹寫的嗎。字比我更進步了。』倩珠伸手想奪回扇子道。『萍哥。不要你鈍。扇子還我吧。』秋萍忙一手緊握扇子。一手攔阻伊搶回道。『珠妹。我何嘗鈍。你當真你的字比我好。你不相信明天到我家裏來。看我寫字。便知不是虛讚你了。』倩珠才不嚮。大家呆呆的對望。停了一會。倩珠把頭迎近秋萍的耳朵道。『萍哥。你可知我今次回到蘇州來作甚。』秋萍道。『那我不知道。方才也忘掉問你。』倩珠道。『來的是爲你我婚姻問題。你可知你已和人家訂婚了麼。』秋萍道。『我知道的。我父母也曾對我說起。只是不知道女家姓什麼。我又很怕羞。不好意思問父母。』倩珠微笑道。『我倒知道的。可要告訴你。』秋萍道。『要的。不過我既定了婚姻。很對你不住。』倩珠撲嗤道。『可知和你訂

婚的。就是……我……我……我……」秋萍驚喜道。「什麼。就是你珠妹嗎。」無心把頭一側。嘴唇和伊的櫻唇。却巧接觸。秋萍便乘機吻了一吻。只羞得倩珠搶了扇子。遮住滿現絳霞的粉臉龐。秋萍道。「你什麼把給我的扇子搶了去。你捨不得給你的未婚夫嗎。」倩珠在他的肩上。打了一下道。「萍哥不要瞎說。我搶回扇子。是因你吻了我。」秋萍急道。「我吻你是無心的啊。即使我有意吻你。那末你是我的愛妻。怎能不許呢。」言還未完。肩上又着了一下。秋萍忙求道。「好妹妹。我不說了。扇子給我罷。」倩珠把扇子給了他道。「萍哥。我方才話還沒說完呢。在去年的春天。我家爸爸和令尊在先施公司的樂園裏晤面。談起你我。令尊便代你求婚。我爸爸就答允了。回到家裏。我當日也不知道。過了一月多。在我媽媽的口風裏辨出來。才知有這會事。萍哥。此次我家回蘇。便是預備婚事。」秋萍驚道。「婚期已定了嗎。我真糊塗。什麼都不知道。珠妹。定在何時。」倩珠道。「十一月二十五日。」秋萍暗暗心算道。「還有五月。這五月的光陰。倒希望他過得快些呢。」倩珠橫波送媚道。「難為情也不怕。虧你說得出。」這時天色晚了。公園裏的遊客。也走了個完。明

月一鉤。冉冉從雲隙裏鑽出來。秋萍和倩珠立起身來。手攙着手。緩步而行。跨出園門。秋萍點了點頭道。『珠妹。明天千萬要到我家裏來的呀。』倩珠微笑答應。使兩下分路了。

★

★

★

★

秋萍把洗好的兩張照片。瞧了好久。這照片攝得很清楚。雖只有六寸。照片中人的面目。却並不模糊。秋萍心手捧了。兀的喊道。『珠妹珠妹。你怎麼不把頭旋轉來。敢是怕羞嗎。……珠妹。爲什麼只肯把半面姣容給我看呢。謝謝你。讓我看一下全面的秀色。』正在如癡如顛的傻喊。忽聽得嗒嗒的鞋聲。自遠而近。頃刻之間。倩珠翩然而至。把絲帕掩口胡盧道。『哥。我遠遠聽得。你喊的什麼。』秋萍抬頭一望。見是倩珠。連忙把手裏的照片。想藏在伊看不見的地方。虧他腦筋靈敏。見寫字檯上。有一方大端硯。便把照片輕輕放在硯下。果然不露一些痕跡。倩珠走進這書房。秋萍請伊在沙發上坐下。並拿檯上的熱水壺。倒出一杯茶來。倩珠道。『你不必多殷勤。當我是客人。』秋萍道。『你不是客人是什麼。』倩珠聽了。才知失言。便默然不語。羞眸流波。借着

瞧粉壁上的油畫。躲避秋萍的注視線。忽而微微一笑。走到寫字檯邊。對秋萍道。『萍哥。你這寫字檯上。怎不鋪一條線毯。或是漆布。你看這硯台放在檯上。倘有墨水流下來。這榻木檯子面上。不要留下一層揩不掉的墨痕嗎。』秋萍對於這端硯。正懷着一肚皮的鬼胎。聽伊這麼一說。心不由的卜卜亂跳起來。吞吞吐吐道。『不要緊的。我用硯台時很留意。決不會有墨水下流。』倩珠微搖螭首道。『我不相信。這硯台下也許有燕痕呢。待我移開看看。』秋萍着急得不得了。想阻止伊。又找不出急智來。說時遲。那時快。倩珠把硯台移開。滿面露出驚訝的神氣道。『咦。這兩張照片。是那裏來的啊。此中人的妝束面貌。倒很像我。就是這佈景。也似乎是昨日公園裏的六角亭啊。』秋萍面紅耳赤道。『珠妹。請你原諒。這兩張照片。便是我昨天同夢霞在公園裏對你用快手鏡偷攝的。』倩珠道。『我方才在玻璃窗外。一面喊你。一面早瞧你。見你手裏有二張硬紙藏在硯台下。我覺得很奇怪。所以托詞墨痕不墨痕。要移開這硯台。看个究竟。那知却是我的照片。其實你何必鬼鬼祟祟藏他呢。』秋萍道。『我因這照片是偷攝的。未經你本人允許。恐怕被你看見。使我羞赧地對

你。」說着。隨手在牆上。取下一個鏡框。拿出一張舊照片來。給倩珠看道。

「珠妹。你看這照片中人。是那一個。八字式的尖劉海髮。衣袖長而和竹管一般粗細。使得一雙纖手。好像生裝上去。衣衫樣子既不好看。又長得將近雙膝。一隻鞋子。更好看了。淺淺的鞋口上。綉了二隻可怕的蝴蝶。……」倩珠微笑道。「這種妝束的人。倘在現在出現。恐怕都要視為妖怪了。我雖不認識伊。但猜想起來。多分就是我十年前的舊影。」秋萍點頭道。「不差。果然就是你。攝的時候。是在民國二年的夏天。你那時只有九歲。和我家做鄉鄰已兩年了。當時我却巧十歲。和你常在一起玩。情投意合。以不曾反目過一次。這照片還是我把十張香煙包內畫片對你調換的。我珍藏着。和最寵愛的一個游水洋囡囡。放在一隻小考籃裏。一年難得開開來看。過了七年。你家遷居海上了。我想起了你。便從破敝的小考籃裏找出。裝在這玻璃鏡框。現在單單講他住。在這牆壁上。也不覺四年了。光陰先生真可稱是飛毛腿或神行太保了。」倩珠道。「這我十一年前的照片。蒙你如此珍藏。沒一些污點。我真說不出的感激啊。」秋萍把舊照片仍裝在鏡框裏。躊躇道。「裝了舊片。新片便沒鏡框了。」

裝了新片。舊片也要失所了。」倩珠道：「你這新攝我的照片，可肯送給了我。我當贈你一個玲瓏的鏡框。」秋萍道：「我謝珠妹，我就把這張「背坐」的給你。好不好。」倩珠道：「爲什麼不把那張「半面」的送給我呢。」秋萍道：「這「半面」姿態最好，雖只有半個面孔，畢竟比那張「背坐」不見廬山真面目的，好得多咧。」倩珠接了「背坐」照片，納在懷裏，和秋萍共道別後，心中的衷曲。

★

★

★

★

倩珠走出黃家，忽見迎面來了一個少年，便是徐夢霞。倩珠低着頭走，夢霞跟過來道：「女士，你方才可是到秋萍家裏去的嗎？」倩珠皺眉不作聲，急急忽忽的走。夢霞又道：「女士，秋萍在家嗎？我也要去看看訪他啊。」倩珠仍不答。夢霞又道：「女士，秋萍大約是不在家吧。」女士：「你怎麼怕羞不告訴我……」女士：「謝謝你告訴我罷……」倩珠暗暗好笑道：「這隻癩蝦蟆，又要發騰了。」我且設法使他上上當，並可使伊不去向秋萍囉唆……」主意打定，回眸一望，見夢霞急色地跟着，寸步不離，便走完了懸橋巷，上了蘋花橋，走那臨順路，背後的夢霞，女士也不亂喊了，只是穩穩跟背二爺一般，專心一志的跟着。

倩珠走進南顯子巷。轉了一個灣。又到了方才走過的懸橋巷。夢霞知是上當。禁不住自己好笑。但還當作倩珠有情。故意和他開頑笑。使仍很親熱的跟着。倩珠見懸橋巷口。只有一輛車子。便雇了坐上。車夫向伊到那裏。伊道：『你給我拖就是了。我一面指導你。現在且向南拖去。』車夫應了聲是。撒脚就拉。夢霞呆呆的木立。一瞬眼車已遠去。便暗暗恨伊。但他的色心。仍是不死。見來了一輛空車子。便坐了上去。對車夫指指前面道：『你跟前面的車子拖。』那車夫正患烟癮。沒精打采的拖。遲緩得不堪。夢霞不住催促。他也不回答。仍舊遲遲我行。這時倩珠的車子。已連轉了二個灣。那裏還跟得着。車夫氣喘吁吁對夢霞道：『你到底到那裏去。怎的不把地點告訴我。』夢霞道：『地點我也不知道。你爲什麼不給我跟那女子的車子。』車夫把車槓在地上。攢道：『豬頭三。阿木林。人也沒有像。也要吊膀子。……』夢霞怒道：『你罵我什麼。你敢再罵我。不把你送到警察所裏去。我也徐字顛倒寫了。』車夫道：『我罵你豬頭三。阿木林。你便怎樣。』夢霞把手掌在他頭上打了一下。車夫雖是烟癮。拉車拉不動。相打却很高興。一把胸脯。把夢霞一件華絲葛的長衫。拉了

一條碎痕。諸時路人都立停了脚。在旁參觀。車夫侃侃而談。大發議論。把急性少年。罵得不亦樂乎。路人聽他罵得很有道理。很有氣概。又見夢霞滑頭滑惱。舉止輕佻。都拊掌稱快。這時人越聚越多了。警察和黃包車夫。本來好像親眷一般。大家帮忙的。便走過來假勸。車夫見夢霞。孤獨。聲勢益發凶勇了。鬧着要車錢四角。夢霞不肯。路人再三再勸。夢霞拿出皮夾。付了二角錢。快回家。走了半條街。忽覺得袋裏的皮夾。不翼而飛了。回走沿路尋找。終找不到踪跡。他哭喪着臉道。『我的賭本。完全在皮夾裏。現在失掉了教我怎樣過活。這華絲葛的長衫。又成了破碎。怎樣見人面呢。』

★ ★ ★
夢霞向人家借了一塊錢。乘火車到上海。向一輩舊友借款。舊友都以白眼相加。从此便在春申浦畔。做一個起碼拆白黨。

★ ★ ★
車夫竊得了皮夾。打開一看。却有十幾張鈔票。細細核算。足足有二百十六元。又驚又喜。从此便拋掉了脚步生涯。開一爿小店。很是快活。心中說不出

的感謝夢霞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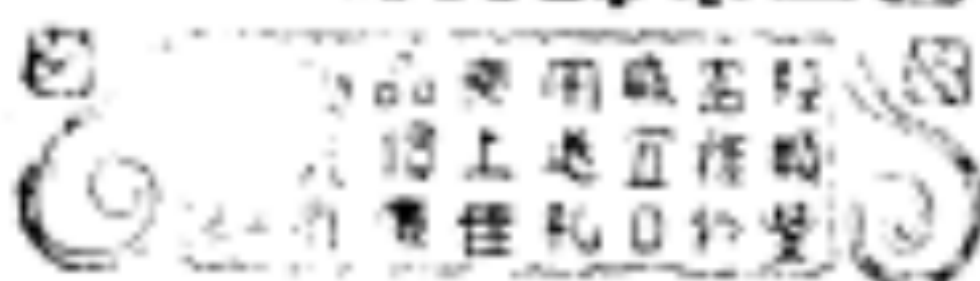
★

★

★

秋萍和倩珠結婚了。他的朋友倚蘭。是一個名畫家。把那幀「半面」照片。放大畫成一張水彩畫。掛在新房裏。賀客見了鏡中倩影。都非常豔羨。

書畫集錦美術信紙



聯益賀易公司印行





風雨之夜

吳•閻•天•

聞天談諧百出。是星社中之趣人。但此篇小說却淒楚宛轉。是猶伶人之倒串戲也。

(逸梅)

「慈母見背。那是人生大不幸事。也是人生最苦痛事。當年瀟瀟風雨之夜。吾親愛的慈母。拋下了吾這孤雛。撒手歸真。當時的伊。不。昏而復蘇者凡三次嗎。伊黯淡的雙瞳。不是注射在吾的週身上下嗎。父親撫着吾頸際。發出一種悲苦而漸續的聲調。對伊道。靜霞。天既不假汝年。人力無可挽救。吾不是忍心話。你安心點去吧。勿再顧念一切。此子是你吾結晶。吾自能愛護他。你真不必掛念了。伊的眼珠兒似乎微微的轉動。一種欲哭無淚的景象。簡實心碎腸斷。悲苦到無可奈何。伊得到了父親的慰藉。

何以如此傷心呢。伊曉得父親所說的話。是一時間的良心衝動。過後了便不生效的。而且將來一定有人來移轉他的初衷。故而反真是萬萬靠不住的。當時窗外風雨。瀟瀟瑟瑟。益形亟迫。伊的精魂一縷。乘此亟迫風雨聲。直向那靈無縹渺之境去了。

銅棺三尺。一坯黃土。兩地茫茫。其中究不知相隔幾萬千重。否則父親的心腸。變更得如是之快。何以冥冥中之慈母。一些也沒有提出質問呢。唉。萬事都幻。總究吾命薄於紙。否則普天下女子。難道除了吾生母之外。個個都如此的惡很嗎。……』

曹公館裏的錚官。深受繼母痛苦。故而每自神傷。有時追溯生母易簣時的風雨淒涼。不免要暗暗墜淚的。今晚風雨聲亟。他却觸景生情。依然把舊事重憶。以上的一大篇。便是他悲憤不過的排洩語。他正在無可奈何中。門帘啓處。忽的跨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進來。一手擎着一個杯兒。那人的五官。生長得很為齊整。周身的衣服。穿着得很是清潔。錚官的雙眼看去。認出是慈母生前的愛婢阿萍。心想伊今天到來。擎了這個杯子。不如幹怎嗎了。阿萍却留心小

主人的眼框。覺得微微有些發癢。伊便忍住了酸心。勉強的開口慰籍道。公子。你何苦如此傷悲。倘然苦壞了身子。於已沒有益處。在他們也並不關心。萬一有點三長兩短。非但老夫人不安地下。便是曹氏歷代祖先。不要起那血食問題。的恐慌嗎。唉。公子。你自己總須看破一些。千萬別再如此了。這也。一杯蓮子羹。蓮子雖沒有。蓮湯却有些甜性。你且潤潤喉吧。銜官心想那蓮子是繼母的日常必需品。殘餘的蓮湯。本來是任意給底下人吃喝的。今天的阿萍。既賞到了這蓮湯。偏不自吃。還要送到吾跟前來。那真是太多事了。一壁想。一壁搖了一搖頭。阿萍見小主人。依然愁容不展。不禁雙眉緊鎖。低首無言。很冷寂的站在一邊發怔。後來銜官。忽地嘖叨起來。對伊道。阿萍。吾朝朝暮暮。深受痛苦。不曉得吾的底蘊者。恐怕猶在那裏。豈羨吾嗎。他們不是算吾吃的是珍饈。穿的是綾羅。世上人的福澤。幾被吾一人享盡了。那裏曉得吾逆來順受。却仍是個動輒得咎的罪人呢。阿萍微微的點了一點頭道。本來世上的痛苦。可分有形無形。有形之苦。苦在肉體。無形之苦。苦在精神。精神苦的滋味。便是處身在逆境中也。一個人感受了精神苦痛。任你是銅筋鐵骨。總不夠他

的銷磨……錚官聽到這裏，覺得這痴婢的話，商聲淒其，句句打在吾心絃上的，不免也微微的有動於中，而且頓時的感激伊，今天把這蓮湯來教吾吃，那是慰藉吾的精神的，吾同他雖是個主婢，然却可以引為知己的，後來錚官和阿萍，時常嗚嗚長談，話到忘形處，每相對流涕不止。

★

★

★

★

沒有幾時，錚官的母親，覺察了一切，把阿萍痛責一番，草草嫁作商人妾，一年後，下堂了，錚萍再見之夜，又值風雨敲窗，彼此各感飄零，作楚囚對泣，移來錚官，再把當年情緒，仔細思量，不禁肝腸寸斷，心花瓣落……

在他們臨別時，錚官忽的自念道，唉，吾生平最可紀念之夜，都是在風雨聲中……

請閱「聯益之友」



新發明的通行證

范·烟·橋

這是一篇理想小說。可謂匪夷所思。科學愈發達。交通愈利便。人們愈想利用物力。貪便而躲懶。我也想最好有這麼一件東西。供人需用。不過若照小說中所論的價。却非我們所可妄冀了。此篇末後所說「科學發明。只是給軍閥們受用。我們平民是輪不着的。或可反喫了他的虧。」這幾句話。尤覺感慨不盡了。

（明道）

不知道那一年的那一天。我（這個我不是我的我）去看電影。在正本以前。照例映的是廣告片。什麼牙醫生咧。什麼衛生丸咧。什麼跳舞會咧。都是司空見慣。沒有希罕。最後映了一張廣告。上面橫寫着「新發明的通行證」個大字。下面豎寫着「陳列所九馬路甲六〇六號八〇八號。電話二五八六。批零售購。

價目克己。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寄。」我想通行證是戒嚴時候臨時救濟的一張紙片。當時爲着問口令。恐怕不知道。各機關各團體有緊要事情。不能不在淨街以後走一遭。那麼就交出這通行證來。上面有一個紅框子的印。便往來無阻。不過是官廳玩的把戲。到了解嚴以後。通行證就失了效力。因爲太平時候。無論怎樣的人。只要規規矩矩。誰來擋駕。用不着通行證。現在既然和平統一。新發明家可是白費心思了。況且這通行證是官廳賣人情的。除非是紳士纔可以到手一張。那裏可以幾批零購。當畫張賣呢。這個疑問。須得打聽一下。便向鄰座位老者。問這通行證。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那老者搖搖頭說。我也是第一回看見這個廣告。連報紙上還沒登過。不知道是什麼頑意兒。好在有陳列所。不妨去參觀一下。我正想再向這邊的鄰座問一聲。那時電影的正本。已經開始了。不好意思去擾人雅興。並且自己也要看字幕上的說明了。直等到銀幕上映出再會兩字來。又想起這個問葫蘆來了。索性實地調查。可以得個究竟。便喚了街車。一逕到九馬路去。本來我是第一回到上海。也沒有聽見過九馬路是怎樣光景。但是既然有大馬路二馬路。那九馬路當然也有的。到了那裏。覺

得別有天地。馬路又開闊。又平滑。又清潔。又整齊。兩邊法國梧桐和楓楊。夾種着。好似珠簾匝地。各家店舖。第一進都是平屋。等二進却三層四層都有。門牌做得很大。下面都注着住戶主人的姓名。所以非常容易找尋。那六〇六和八〇八却巧是對面。我先到六〇六去。就有一個很體面的人出來。很客氣的招待我。問這裏是不是有新發明的通行證。他說。有的有的。請先納五十元的試驗費。我聽了不禁喊一聲啊喲。但是不好露出大驚小怪的神氣來。用出鎮定功夫。問他試驗什麼東西。要這許多錢。那人仍舊和顏悅色的說。這通行證。經過很長久的時間。費掉很多的金錢。犧牲了狠有用的生命。纔得發明。所以成本狠貴。但是好奇了心。人皆有之。見了廣告。自然都要來參觀。一天到晚。實在擁擠不堪。印了一千多萬的說明書。不到兩天。老早完工大吉。並且試驗一次。實在也要費掉不少本錢。所以定了五十元的試驗費。也是限制的意思。倘然貴客要買一件去。或是定做多少。可以把這五十元扣去。彷彿學校裏的保證金一般。我想這未免有些滑頭行徑了。但是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還是沒有知道。須得問個大略。便說。這通行證有怎樣的效用呢。他說。形狀和沙發

椅相近。下面有四個輪盤。只要把把手地方的機關撥動。就可以隨心所欲。到東到西。非常自由。再裝上一副飛行架。可以平地升天。換了一副游泳機。還能夠翻江過海。多麼便利。我聽了老大不信。這分明講的夢話。那裏真有這東西。因此反詰他說。既然有了這發明。爲什麼不在空曠的地方。對公衆試驗一下。一來也省掉零星試驗之煩。二來格外可以使人們相信。他說。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這個通行證。雖是靈便。却有幾個需求。第一要道路平坦。像現在中國內地的路政。就不能使用這利器。第二要水流活潑。第三要空氣清潔。所以我們租了對面八〇八的房屋。特地把這一段街道。做得其平如矢。專門供給試驗的。我說。以前有沒有人來試驗過。他說。沒有。我說大概爲了試驗費太貴的緣故。他笑了一笑說。這區區五十元。也不捨得。那裏肯買呢。看來這東西發明得太早了。我說爲什麼呢。他說。要是遲了幾十年幾百年。人們科學程度高了一點。聽見了有這樣神奇的發明。一定要來請教了。我聽了。狠有些不自在的受了他一頓似罵非罵的教訓。却依舊沒有瞧見這東西的實在。不是冤枉麼。我便問這裏有沒有這東西陳列呢。他說。有的有的。只是參觀費

也要五塊錢。那時我再也不肯計較這五塊錢。一定要廣廣眼界了。便在身邊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給他。然後跟着他進去。只見裏面一間三四丈見方的空屋。放着一件東西。又不像包車。又不像藤轎。各種莫名其妙的裝置很多很多。他一樣一樣的指點給我看。這麼一扳。篷帳放下來。便雨絲風片吹不進去了。這麼一撥。蠕蠕的動了。向左向右。只消把一個掙上的小針旋轉。我問他用的是什麼原動力。他說。是一種汽。這個汽。比電還要厲害。計算汽量叫做格。用一格。可以走一百多里。約莫一個鐘頭光景。一格的代價。至少一千塊錢。我聽了。嚇得說不出話來。只得由着他滔滔不絕的說那些野話。他把那通行證翻轉來。顯出一付很簡單的機件來。他說。這機件看似簡單。實在非常複雜。飛行架裝在這兩邊的。游泳機裝在這下面的。他又把兩把蜻蜓似的銅翼。一柄十字形的輪翅。給我看。並且說。這便是上天下地的利器了。我看了很滿意。便放大了胆。問他。一切完全。要多少錢。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說。大約二十萬元。我說。這麼大的價錢。除非軍閥纔買得起。他說。本來是供給那些失敗軍閥。在生死關頭。上天正愁無路。入地正愁無門的當兒。用這麼一用。也不必趁



什麼丸。儘管可以逃之夭夭了。我點點頭說。是啊是啊。科學發明。只是給軍閥們受用。我們平民是輪不着的。或可反喫了他的虧。他說。這也沒有法子想的。儘你有錢。那裏買得起。要是價錢賤一點。恐怕天空裏。要成了春城處處紙鳶風了。我看了一回。便告辭而出。覺得此行不虛。見了見所未見的奇物。並且想撰擋了五十塊錢去看他試驗一回。那時我再報告給諸位看罷。

風行一時



一個處女的夢

顧明道

明道小說·幽續綿邈·別有一種致趣·凡讀過啼鴉錄者·皆知之·固無待在下為之贊揚也·

(逸梅)

一間精美絕倫的閨房裏面·靠南有一排玻璃明窗·窗外是一個小小天井·種着一些花木·常有香氣透到室內·那時候已近黃昏·有一個嬌小玲瓏的女郎·仰臥在沿窗一張沙發上看書·他頂上懸着一盞電燈·很是明亮·他的面貌·很含有美的成素·一副吹彈得破的粉頰·白中透紅·鮮豔欲滴·抑且雙眸漆黑·睫毛很長·一把烏雲也似的秀髮·梳着一條三股辮·掩壓在他底身下·微微露出幾寸辮梢來·襯着那綠色印度綢夾襖·在那電燈光裏·更覺得綠艷艷地·耀人眼睛·下着一條半新的蜜色華絲葛夾褲·腰裏拖出粉紅的絲帶·足穿黑色絲

襪。把右腳擱在左膝上。雙手拿了一本書細細瞧看。沙發前放着一雙湖縐睡鞋。若是有畫家把來當做畫稿。不是絕妙的一幅圖畫。這女郎是個什麼人呢。原來就是某銀行行長第三個女公子。他的芳名就叫做章碧雲。剛在破瓜年紀。愛情的根苗。正在心田裏發動。他在情場上可算是初出茅廬。一無經驗。這天他母親和他哥哥姊姊等都到某大影院去看電影。他因有些心事。解決不下。便情願守在家裏。閒坐無聊。看見桌上有一本石頭記。便拿來在沙發上細讀。看到「蔣玉函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那段故事。更觸起他的情緒來。彷彿有個未來的寶哥哥在他眼前。回首看那窗外雪白的月色。映着牆上花影。斑駁可愛。又聽那粧臺上小金鐘滴塔的走着。不覺心裏也像那鐘擺一樣動搖起來。因為他有一個表兄名叫吳崇文的。一表人才。很為漂亮。和他常常在一塊遊玩。兩下的感情很好。崇文比他大三歲。正是青年情慾大盛的時代。在他貪慕碧雲的綺年玉貌。不免野心勃勃。一味的獻媚。碧雲是小兒女。情竇初開。看了幾部言情小說。又聽見同學們講起戀愛那一件事。耳聞目覩。一知半解的。只當人家是真心愛他。他自然也把真心愛人。他父母也在無意中觀察他

們的心理出來。但是很不贊成。一來因為碧雲纔十七歲。儘可專心讀書。先求學問。預備將來為社會做事。揚名女界。二則崇文雖在洋行裏作事。只是為人輕浮。歡喜修飾。並且揮金如土。常常的逛妓院。進賭場。執袴習氣很重。端的難與配耦。不料碧雲已被崇文的甜言蜜語騙上了路。當下自以為是的。走入情網中去。前天崇文曾經給他一封信。信裏含有乞婚的意思。他心裏暗暗想道。還是答應的好呢。還是不答應的好呢。若是答應。未免太嫌草率。因為父母還沒有知道。不答應。又怕無以對答崇文的愛心。為此一個人躺在那裏深深的思想。恍惚間。覺得有人推開門起將進來。定睛一看。正是表兄崇文。穿着一身西裝。握着一根司的克。丰神俊拔。珠輝玉潤。不愧為慘綠少年。他進了門並不客氣。先把手杖放在室隅。便向碧雲睡沙發上坐下。碧雲忙將攔起的腳放下。讓過一邊。問道。今晚你怎的得空到我家來。母親他們都出去了。崇文笑迷迷的答道。今晚沒有甚麼交際事情。特地走來看看你們。却不知道你一家人都出去。幸虧你還沒走。要不然我就白跑了。碧雲笑而不答。因為他見了崇文。心裏很是安慰。崇文遂和他閒談起來。最後又問他道。我前天寄給你的一

封信。你總該看見了。究竟如何回答我呢。碧雲道。你那書中的文意。我還有一些兒不明白。叫我怎樣答覆。況且一時我也沒有主見。因為我年紀還小。母親常說。……崇文用話截住道。我知道了。只是我有句話可以告訴你。戀愛是自由的。神聖的。誰也能干涉。我要問你。像我這樣的一心愛你。想你是承認的。如果你也愛我。請你自己立刻解決這個問題。碧雲聽了。面上便起了一些薄暈。又把一雙妙目。注視着崇文。心裏很是忐忑不定。因將書放下。坐起身來。崇文趁勢握着他的玉臂。把他扶起。湊到他櫻唇上。很熱烈的和碧雲接了一個吻。可憐碧雲好像給精電吸住。如醉如迷。完全投順了他的表兄。一個橫在心坎的問題。已經輕輕的解決了。以後遂憑着戀愛自由的口訣。和他的父母作對。竟自和崇文結婚。他父母曉得之後。大為憤怒。便把他逐出。不認他做女兒。他以為解放過的婦女。果能夫婦同工。不怕不能維持一個新的小家庭。此外還可以吸取自由空氣。所以他很甜蜜的過他的新婚光陰。霎霎眼好像有一年了。崇文忽然和他冷淡起來。他心裏很是不快。因此便有了病。崇文却從此絕跡不來。他很困苦的過他的寂寞光陰。一來沒人安慰。二來沒有錢用。當時

心中十分悽惶。一陣昏迷。劈髻自己在人家臥房裏面。見那房間收拾得很是精緻。正中一張銅牀。羅帳半垂。牀前橫着一雙男的革履。和一雙女鞋。暗想這是那一家呢。走到床前。把帳子揭開一看。見有一對少年男女相偎着。睡在鴛衾裏面。那女的雲鬢蓬鬆。容貌極其妖冶。至于那男的。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心中便不覺的又酸又恨起來。原來這個男子。正是他找尋不着的崇文。心想難道我是在夢中麼。想罷失聲喊道。奇怪奇怪。你原來還在這裏。那時牀上兩人。都已驚醒。女的嬌聲喝道。不識相的女人。無緣無故的來此擾人。崇文也跳起來。見了碧雲便道。你來做甚。碧雲道。你問我來做甚。我也要問你來此做甚。可憐我生了一場大病。你就乘此拋棄。我來此結識這個蕩婦。真是豈有此理。崇文笑道。這是我的自由。和你毫不相干。當初我和你結婚。也是一時戀愛。現在我和我的戀愛完了。我却別愛了我的新寵。我和你本來也不是正式結婚的。彼此可以隨便脫離關係。各人走各人的路。前途是狠寬綽的。碧雲聽他說出這些話。只氣得索索地抖。很悽慘的說道。我們的戀愛。就是這樣結果麼。我現在仍和前一樣。誰知你已變了心腸。另外愛上了這個蕩婦。叫我一個人

怎麼樣呢。那婦人搶着出來罵道。你罵我蕩婦。我看你違背父母之命私下和人結婚。也和蕩婦差不多呢。你既然會得自由結婚。現在就可以再和他人結合。却到這裏來糾纏做甚。崇文又道。你滾罷。不要再在這裏絮絮滔滔。因為我和你的愛情已經終止了。碧雲聽了。悲忿填胸。當下放聲哭道。原來你的戀愛是靠不住的。當初用的都是些騙人手段。我的身體也給你污了。我的名譽也為你壞了。我的家庭幸福也為你斷送了。你倒狠心要和我脫離。另外去愛他人。我從前本是一塊清白的玉。現在有了污點。洗不乾淨了。叫我有何面目再去見人。還不如死的好呢。說着一頭撞將過去。只聽崇文喝道。賤骨頭。你要死我便送你去死就是了。當從枕旁。拿出一管勃朗林來對準碧雲心口。砰的一下。可憐碧雲痛得打轉。咕咚一聲。倒在地下。耳邊還聽得一人叫道妹妹啊。睜開眼來一看。只見他姊姊。站在面前。笑迷迷的拿着一枚水梨。自己仍舊睡在沙發裏。一本紅樓夢。早已落在地板上面。那裏有吳崇文和那蕩婦的形影。他姊姊問他要吃梨不要。接着又見母親走了過來說道。你倒好睡啊。我們已經看了影戲來了。碧雲覺得自己眼眶裏還有眼淚。似信不信的問他母親道。我可在夢中

麼。你還認我是你的女兒麼。他母親笑嘻嘻的把他抱起道。碧雲。你敢是夢麼。我爲什麼不認你這個女兒。這不昰笑話麼。碧雲方纔笑道。但願是夢便好。一面伸手接受姊姊送給他的梨。一面便和他母親狠熱烈的接了一個吻。當即倚在母親懷裏。想起適間夢景。心裏不覺清醒了許多。當將以前戀愛表兄的癡情。頓時淡了不少。因爲他在夢裏。已將情場中甜酸苦辣的滋味一一嘗過。從此得着了好的教訓。知道對於這婚姻問題。萬不能憑着一時熱愛。草率從事。並且也不敢侈談自由戀愛了。

求學諸君！您需要

文房用品請向

聯益貿易公司選辦



二十年前之處女作

程瞻廬

瞻廬在小說界上。負有盛名。投稿時代亦久。非一時微倖者可比。半月雜誌前有「處女作」一欄。刊登小說家初撰述時之作品。今瞻廬集其初作小說時之短小說三篇。以畀「羅星」。而名之曰「二十年前之處女作」。於此可見二十年前瞻廬文筆之一斑矣。(逸梅)

(一) 北寺香

咄咄。玲瓏九級矗立霄漢之報恩塔。殆含有磁石性者。一剎那間。吸引此四鄉八鎮無量數之村婦。蟻聚磨集於郡城北寺之一隅。

秋深矣。田功成矣。茅屋蔀檐中。一般婦女之燈香熱。殆達於沸點矣。老者少者。蠢者。俏者。破其一毛不拔之慳囊。出其積銖累寸之儲蓄。雇舟搭航

• 購香備燭。以報效於八字娘娘之前。

藍布衫。披之必新。黃香袋。懸之必正。錫杖天赦牌紅絨虎黃楊如意。簪之插之必備。結隊成羣。道途擁塞。蹀躞於護龍街者。日或數起。或數十起。

距北寺猶里許。僅僅望見浮圖最高之一級。若輩已正其視。莊其容。合十其手。口中喃喃有詞。且行且誦曰。活佛活佛。菩薩菩薩。

有好事者。執其人而叩之曰。汝曹燒香念佛奚益。則應之曰。今生燒北寺香。來生之八字必佳。彼蓋訛以北寺爲八字也。

於是乎撞騙者。訛詐者。妙手空空者。僧侶之衣食於佛者。見此一般蠢如鹿豕之村婦。咸欣欣然有喜色曰。我輩之命運通。生涯至矣。

噫嘻。燒香者之八字未必佳。而流氓竊賊髡奴之八字乃大佳。

(二) 新少爺

郡之某鄉有新少爺者。授室未數月。病瘵死。其母念之。甚哀。

里有某媪。巫也。誥門語其母曰。昨夢新少爺來。衣冠赫奕。騶從甚衆。云作上方山某神之公子。樂遊。寄語家庭。幸勿哀。

其母信之。就山麓結茅庵。塑新少爺像。狀貌栩栩欲活。花衣金頂。燦爛奪目。髮作三股辮。綴紅綠綵縷於其末。儼然一新郎也。庵成。區某嫗居其間。以司香火。

愚哉鄉民。兩豆塞耳。一葉蔽目。男女老幼。奔走盆息而來。一一頂禮於新少爺之座下。活佛活佛。真神真神。萬口喃喃。合爲一種不可思議之聲浪。問疾者。乞藥者。跋來報往。戶限爲穿。得香爐灰一撮。則曰此新少爺之仙丹也。服之可卻疾。得檀香水幾滴。則曰此新少爺之仙水也。飲之可延年。於是新少爺之名乃大噪。其嫗倚新少爺爲生活。歲入頗不惡。居恆輒語人曰。新少爺福我。新少爺福我。

讙聲猶未已也。二三虎狼吏。洶洶然自縣中來。曳黑索。挾朱籤。執新少爺及某嫗去。鄉民大號。如喪考妣。

既至署。縣令怒其惑衆。重懲某嫗。毀新少爺廟。投偶像於烈火中。鄉民銜之。交口詈縣令。謂燒死新少爺。罪在不赦。旬日內當受天譴。而縣令殊無恙。未半載。得上峯密保。升任海防同知。去官之日。鄉民益大詫曰。如此瘟官

• 乃獲升任而去。新少爺何無靈也。

(三) 孝女淚

一年容易。又是中秋。朱樓畫閣中。笑語盈盈。作飛觴醉月之舉者。樂且無
 淡。而不知去年今夕。有一垂髫女郎。匍匐哀號於素魄之下。腸欲斷而淚欲枯
 也。

女郎郭姓。蘇之陸墓人。幼少恃。其父服賈於外。每歲一歸。去年八月。父
 遭疾返里。藥之弗效。且轉沈篤。中秋之夜。月光排闥而入。照見藥爐煙裏。
 一老叟出其瘠若枯枝之手。強牽女腕。嗚咽而言曰。兒乎。余病殆不起矣。余
 年將耳順。死又奚憾。願若弟年幼。若又未有。……語未竟。狂喘不已。汗且
 涔涔下。時則女郎之兩袖淚痕。正不知搵透幾重羅矣。

「噫父病奈何。父病奈何。」夜闌人靜。滿院涼月中。女郎心口交商。喃喃
 誦此語不絕。且語且繞庭院。可數十匝。而仍不得所以療父之策。女郎乃膝走
 焚香。長跽於月光之下。祝曰。兒聞月府有靈藥。服之可長生。兒願縮短十年
 壽算。乞取靈藥少許。以續兒父之命。女郎含悲陳詞。聲淚交下。而此團圓之

月輪。仍騰其萬丈之光芒。照徧大千世界。絕不管人世中之所謂哀怨事者。

女郎既絕望。乃伸眉發憤曰。天上藥竟斬不我與。舍遠圖近。自我求之可耳。於是揎闊袖。奮玉臂。出其并州快剪。小試於無玷之冰肌。剎那間一寸紅玉。遂狼藉於金盆中矣。裹創作羹。以進於老父前。父食之良甘。而不知此一杯羹。正其愛女之點點血液也。

噫嘻。臂上肉非藥籠中物。其不可爲續命之湯也明甚。願事有偶然。父病本有轉機。又得女郎加意調護。精神上之安慰。大有去病之神效。然父病乍痊。而女郎之病轉危矣。

女郎之病也。以勞悴故。初猶諱言。既而力不支。遂大劇。臂上創痕。時復迸裂。父覺之。窮詰得其故。心大戚。去歲八月二十幾日。一縷秋魂。遂脫離於人間世。彌留際。猶含笑而言曰。以身代父。兒之如願。兒死。兒願遂矣。迄今忽忽二載。女父偶述女語。輒涕零不置云。



大好園林

蔣吟秋

很清淨很幽雅的地方。倘有一輩粗人來大肆糟蹋。這是最可惜的了。幸而不至摧殘。而遊人裹足。園林無色。亦是煞風景的事。何況軍興時代。大地茫茫。那裏來樂土呢。吟秋此篇很多感慨。(明道)

凡是到過素州地方的人。那一個不知道首屈一指的婁園呢。原來這園林的宏博富麗。精妙勝奇。實在是其在其他園林之上。所以這婁園的名兒。可稱婦孺皆知的了。園裏的亭臺樓閣。那一處不精美錦麗。布置得宜。就是泉石花木。也都應有盡有。點綴入畫。至於那迴廊的逶迤。曲謝的傾斜。小橋的低怨。方池的淺漲。都有引人入勝的妙咧。枝頭的鳴鳥。水面的游魚。這又在在能助人天然的逸趣。室裏陳列着圖書鼎彝。件件是珍品貴物。庭前開放着奇卉名花。處

處有幽芳美色。領略其間。怎叫人不稱一聲好呢。所以每逢那春夜佳日。四方來遊的士女。裙屐聯翩。婁園道上。是十分熱鬧的。那時園裏的遊人。或是花間林下。或是池畔溪邊。有的是繞迴廊。有的是穿假山。或是憑欄開望。或是枕石清談。也有投餌觀魚的。也有品茗賞花的。都是極幽閒的樂趣。大有流連忘倦。樂不思蜀的模樣咧。

自從這一年。東南兩次的戰爭以後。烽煙遍地。鼙鼓喧天。死傷了不知多少的人民。蹂躪了不知多少的地方。那素州雖然受盡了風聲鶴唳的虛驚。終算千僥一幸的。沒有直接遭着鎗炮。沒有變成戰墟。可是間接受到兩軍的疆域調防。忽來忽去。擅威逞強。這種的影響。也不好算不重。這類的痛苦。實在也受得夠了。

別的不講。單就那些軍隊的駐守而論。大軍一天一天的南下。大部分集中在素州駐防。那些在前線已經戰克的勝軍。也一天一天的撤退到素州屯紮。可憐素州地方。有多麼大。向來有號稱一師的駐軍。分住在城外幾個大營盤裏。那幾個營盤。也不好算小了。如今來了不知多少倍數的客軍。叫那幾個營盤。任

憑你怎樣大。那便怎樣容納得下呢。所以什麼學校咧。醫院咧。工廠咧。廟宇咧。名勝古蹟咧。甚而至於旅館家祠。只要給他們看得中。無一處。一概都駐軍隊。這時候不問你應允不應允。不要說地方紳士。在位官廳。奈何不得。就是大總統的命令。也不相干的。倒着實有只聞軍中令不聞天子詔的氣慨。

我想這大好園林。既然變成了一個大營盤。那末什麼楠木廳。玻璃廳。玉蘭廳。木犀廳。不都變成了營房了嗎。什麼紅木椅。楠木几。紫檀桌。銀杏屏。不又都變成了營房裏的用具了嗎。還有什麼大理石的炕床。江西磁的鼓凳。以及極可愛的銅瓶古器。極可貴的楹聯匾額。不又都變成營房裏的裝飾點綴品了嗎。像這般豪華的營房。恐怕不易多得的了。我想那些軍士。大都是曾經歷過戰事的。那末沙場生活。衝風冒雨。戴月披星。登山涉水。攀城越野的時候。是何等樣的滋味。和如今處在這個園林的情景。倘然一相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他們說。這裏原不過暫時借用一下。事平之後。這園林依舊要歸還的。可是在那歸還的當兒。那些房屋。能依然無恙嗎。那些器具。能依然完好嗎。水磨

的方磚。漆雕的曲欄。能依然毫無損傷嗎。那假山上玲瓏怪巧的湖石。能依然各安其所嗎。園林中嫣紅姹紫的花木。能依然沒有攀作薪料的嗎。還有那池塘裏的五色魚兒。也能依然優游自得。沒有烹作下酒物的嗎。遙想那大好園林。叫人又怎樣不要代他擔憂呢。

繼而一想。這輩軍人。倘然是文明的。有理性的。當然也知道保愛公物。維護人格。那就是這園林的大幸。倘然這輩軍人是野蠻的。不知天地為何物的。那就不堪設想。也就是這園林的不幸了。但是類於這種的地方。也多得很咧。像山塘的虎邱。梁溪的惠山。這都不是名勝古蹟蒼翠的地方嗎。平日地文人雅士。登臨憑吊。流連觴詠的地方嗎。現在又怎樣呢。又那一處不滿駐軍隊呢。山林有知。也當要大興滄桑之感了。

唉。不要說這些瑣屑。就是這幾年下來。國家的大好江山。也給他們鬧得成個什麼樣子。那末這大好園林。還算得什麼一回事呢。



變

姚·廣·夔

大凡女子多情善感。而青年少女在戀愛的時代。忽然遇了兩個同等的人。尤其是難以解決。此篇寫杏芬忽變忽悔。至於數次而終變。這是一種戀愛的誘力呢。還是伊的意志薄弱呢。吾願戀愛的男女。遇到這種境界中。還是早些解決。免得後來發生痛苦。末後却把幾個問題作結。亦頗見新穎。廣夔嬌小玲瓏。年少多情。此作想有感而發了。

(逸梅)

富麗的夕陽照在那清澈的流水上面。彷彿分析出了無數金帶。金帶般的流水。委婉曲折地流過那幽絕的紅葉村。又送給了紅葉村不少不少的好風光。一帶沿着河種植的楊柳。正臨着和霽的晚風展舞。楊柳下。時常有村裏人走

過。有的是來來往往散步。有的就在楊柳下河旁石上坐下。

村中人一天的工作既完。這裏彷彿是天然的公園。就有不少不少的村中人到此來享受自然界的樂趣。

陶老嫗這一天也撐了一枝拐杖。緩緩地從那村梢走向河邊來。伊兩只瞧不大清楚的老眼。却還時時抬頭望望。似乎望着那河邊樹下來往的人們。

不久。伊就在途中遇見了伊一個近隣王二。王二和顏悅色的問道。陶老嫗難得出來。上那兒去。陶老嫗聽得是王二的聲音。就道。是王二嗎。啞。王二你可曾看見我那女兒。王二道。嫗。你女兒不是晨間上城裏去了麼。陶老嫗道。是呀。如何伊還不還來。……土二辭了陶老嫗就走。陶老嫗仍舊撐了拐杖走向河邊來。

陶老嫗走到了河邊。村中的人大都認識伊的。因為伊是不大來的。就有人和伊去敷衍。還有人說。今天是什麼好風。居然陶老嫗也來了嗎。陶老嫗眼睛雖然看不大清楚。耳朵却仍得靈便。所以伊從他們說話的聲音中。就能推測到是誰。伊就問道。你們看見我那女兒麼。那一個眇一目的孫大道。老嫗

• 那邊來的不是嗎？

陶老嫗聽得孫大說伊女兒歸來了，撐起老眼看時，還看不見。但是不多時，伊女兒喊母親的聲音，就直進伊的耳管。果然，伊女兒就走到了伊身旁了。陶老嫗道：「阿杏，你還來得如何這般晚。」伊女兒道：「勸腳得太晚了。」到家裏自然也不免晚了。累母親出來望我，母親道：「我扶你歸去罷。」

陶老嫗就手靠在伊女兒的肩上，那左手拿了拐杖，仍舊緩緩的歸家。

陶老嫗的女兒名字叫做杏珍，生得十分美麗，可是生性嬌態，還是個天真未鑿的女兒。

陶家在紅葉村中，算是一個小康之家，很寬裕地度日子，他們在城裏有一家親戚，姓于，于家是現在中落的閥閱世家。

杏珍此次入城去，是奉母親之命，去探訪伊的姑母，便是于家的女主人。于家除了這一位四十二歲的老太太外，只有一個人，便是于老太太的兒子，名字喚做玉振，是一個英俊不羣的少年，現在一個縣立初中學校裏做教員。

陶老嫗年紀已將近六十歲了，不大上城內去，往往命杏珍去，一個月中也

要三四回。

有時于家太太差伊的兒子玉振到紅葉村來望望伊的舅母。一個月中也要三四回。

兩家的父母大家都有這一個意思。便是兩家兒女的婚姻。

玉振今年二十一歲。杏珍今年十九歲。他倆自小就在一塊兒。大家很親愛的。自從大家長大了。反而要避嫌疑。不論杏珍到于家去。或是玉振到陶家來。他們倆看見了。至多點了一點頭。或是糊糊塗塗叫了一聲。

玉振自己會說。想到以前一同拍皮球一同捉蝴蝶的時候。真是一個短期的夢。便是杏珍又何嘗不有這種想念。何況兩家的母親又有替他們倆撮合的意思。玉振到這年紀。自然已識得愛的真義。他對於杏珍。自然非常愛伊。只是可惜伊是一個未受教育的女子。所以當他母親替他講杏珍的婚姻時。他就主張從緩。而很堅持地要勸伊去讀書。

果然。經過了他一番很有見地的言論。很懇切地在伊舅母前說。伊舅母便允許杏珍上城中求學去。

這一次的杏珍進城去。便是去探訪一切入校的情形。

★

★

★

★

不到多少時候。陶杏珍便拋撇了清幽的紅葉村。離了親愛的母親。上城中縣立女子初中去。因為伊天質很聰明。在家裏時也曾讀過不少的書了。所以就能適合地攷入了初中一年級。

他就住在子家。不過逢到星期六。總要回鄉去探望伊母親一次。到禮拜日才重上城裏來。

伊天性十分敏慧。况又十分用功。在校裏的時候。伊能盡心聽師長的教訓。回到子家後。又時常請玉振指導指導伊。不久。伊就成了全級中的高材生。

不但伊學問的進步是十分迅捷地增進。伊和玉振的愛也就似花一般開到了花盛的時候。燈前問課。比較月下談心。更有另外一種溫馨的况味。

如是地過了三年。伊在初中裏畢業了。攷了個第一名。品行又是列入最優等。所以校裏獎勵伊。免除了伊升學的學費。

伊母親很快活。便是玉振的母親也很快活。

★ ★ ★

伊一進了高級中學。在同學中交到了不少善於交際的好朋友。在這一個環境裏。伊就不知不覺間同化了。伊是何等敏捷而美麗的女子。何況愛美又是女子的特長。所以伊頓時改變了舊時的生活。漸漸進入於交際界。不久陶杏珍三個字。已經在各學校裏很有名的傳佈出了。因為這一學期。伊是縣立高中的學生會代表。時常和其他的學校有無關緊要的接洽。

玉振心中祇有快活。杏珍如此地發展。居然在本地的學生界中成了個極有面子的人。

只有玉振的母親不明白。伊自從進了女子高中後。歸來也十分晚了。也沒有以前那麼用功了。但是據伊說、是校中事情多。所以歸來得要晚些了。

不久兩家又要重提兒女的婚嫁。杏珍私對玉振道。我愛你。你諒也明白的。你愛我。我十分感激你。既然如此。祇是大家愛大家好了。何必急急提婚嫁。況且我又在求學。怎能半途中止。這幾句話。很得玉振的同情。所以玉振就在母親前極力的阻住。他母親自然聽從他的話。

★

★

★

★

杏珍從伊同學的介紹，認識了伊同學的哥哥汪一清。

汪一清是一個富家子弟，雖然在城裏商業中學校內讀書，却是掛個幌子罷了。他除了愛修飾和白相外，學問不是他所歡喜研究的。

一清自從看見了杏珍，十分地愛慕，所以便挽他的姊姊一芬便是杏珍的好友介紹。從此他就殷勤地對付杏珍。

杏珍雖然很個儻，但是伊除了玉振以外，再沒有第二個男朋友。自從認識了一清後，伊生活忍又一變。

但是不久伊便覺得了。伊想，玉振對於我，真是十分地愛我，而現在一清的愛我，又比玉振更甚。但是我既接受了玉振的愛，我決不能再接受一清的愛。所以伊就毅然地和一清疏遠了，而玉振和伊的愛却又增進了一步。

一清却覺得奇怪極了。但是他並不失望。對於杏珍仍顯出十分的殷勤。這也難怪他。男子急切地愛他的戀人時，除了他戀人死外，其他不會有失望兩個字。

一念之微。往往因此而走錯了道路。古話說得好。人非木石。誰能無情。杏珍雖對於一清無形地表示了拒絕。而一清仍積極的愛杏珍。果然使杏珍愛一清的心。死灰一般的復燃了。

不久。伊反而覺得玉振的愛伊遠不如一清。女子們善感的心。往往因一時判別而變渝了以前的心。杏珍的對於玉振。不免因一清的關係。比較冷落些。

玉振很諒解伊。很相信伊。因為他是十分愛伊。伊雖然對待他比較上冷淡一些。而玉振絲毫不覺得。

杏珍學校生活已嘗得夠了。又嘗到了何等甜蜜的愛的滋味。但是伊也知道伊自一個箭靶子。現在有兩枝箭同時的發出。伊到底願意那一枝箭中了。

當愛情熱烈地澎漲的時候。杏珍對於玉振又覺得無限地感激。因為伊一旦也想到了伊入學之始燈下問課時了。所以杏芬的心又偏向了玉振的一方面。

不久。杏珍把伊手結的一件絨繩衫。親自去送給玉振。玉振謝了又謝。後來伊又把伊手結的一件絨繩馬甲。當面去送給一清。一清謝了又謝。

到明天伊接到一清送來的一封信。還送給伊二件禮物。一件是團錦綢

的祆料。一件是軟緞的裙料。伊受下了。很懇切地寫了封回謝他的信。並且預備就製成了到回鄉去的時候好穿。

隔了一個星期。玉振當面送給伊一支普通的自來水筆。伊也謝了。

又隔了一個星期。放年假了。杏珍就辭了伊姑母還鄉去。這天伊就穿上那身團錦綢的皮祆。和那條軟緞的裙。玉振很注意地看了又看。暗地說表妹一發美麗了。

伊上船還鄉去。玉振送伊。才遇見了那個第一次遇見的情敵一清。一清穿着極漂亮的衣服。玉振起初不認識。一清也如此。後來杏珍介紹他兩人互相招呼了。大家方才約略有些明白。

★

★

★

★

當杏珍還到紅葉時。村中人的眼光都爲之一震。伊沿途走去。伊的身子彷彿變成了衆矢之的。有人還立定了足向伊打量着。那一個人不目逆而送。沒口子說麗而豔呢。便是伊自己。也正覺得是萬分風光。

陶老嫗見伊女兒歸來了。說不盡的親妮。母女間種種。我也不去叙他。但

是當陶老嫻嫻從起了伊女兒的婚事時，有意無意間總露出玉振是伊唯一女婿來。而杏珍心中，總覺得難以對答。

★

★

★

★

匆匆地假期過去，杏珍依舊上城進學校讀書。

春光真會迷惑着人，於是使沈浸在春意中的意志不定的女子，也居然儘量的向愛中覓生活，而學校中的功課，自然是驟然退步了。

有一天，杏珍和一清同在公園中玩着，一清忽然露出求婚的意思來，只使杏珍紅暈了兩頰，又不忍拒絕，又不能答應一新，却說道：且再說罷，我們現在划艇子去。

這一個夜裏，杏珍一夜不曾闔眼，只思索着自己以後的着落，而最後的結果，伊完全表同情於一清，而忘記了伊所應當愛的玉振。

伊的心變了，伊的心變了，以後伊如何，我也不忍寫了，讀者去仔細一想伊以後如何罷。

？終為一新所棄，杏珍無顏再見母親和舅母表兄，蹈海而死。

一 來多不玉自李月眼淚。杏珍覺悟。伊與玉揚名。

? 玉振見杏珍爲一新所得。憤而死。杏珍知之。大悔恨。亦死。

? 杏珍與一新之婚事爲家庭兩方所阻。幸未成功。而玉振遂得與杏珍結婚。

杏珍亦和以前變心之不當。與玉振愛好如初。

?
?
?
?
?

聯益箋新出

金石輯

內容豐富

價格悉照聯益箋關箋價

聯益貿易公司創製



弄巧成拙

金季鶴

季鶴年少翩翩。能詩能酒。興之所至。則問津桃源。故花間掌故尤多。此篇寫一種黑幕。佐以談諧之筆。調侃不少。(明道)

花石齋照相館門首。掛着一幅十八寸着色照像。斜倚着一位少女。正是碧垂螺髮。一副姿態。虧他裝得這般動人憐愛。照各人審美觀念的衝動。直可以「感陽城迷下蔡」的呢。所以一般游蜂浪蝶。天天偷閒捉空。到花石齋門首。呆站了五七分鐘。實做那「過屠門而大嚼」的話兒。還有一般上年紀的人。捧起眼鏡。翹着鬚髯。狠表示瞻仰的模樣。以為他不是女校高才。定是大家閨秀。不知何處兒郎。享受這種豔福去咧。咳。要講到這個雌兒。在下知的着實詳細。他既操神女生涯。又是徐娘風韻。那冰梅紋的臉上。完全在脂粉權力之下。

所以他對於喜怒哀樂之所感。很不肯勞動他的真容。也是保持脂粉地盤之一法呢。倒虧他拍了這幅照像。却惹瓊愁綺夢。直把他捧到九霄雲外。他也不知道一輩子的着了道兒。就裝腔做勢。把自己身體。大模大樣的抬高起來。某機關會計處。坐着四個芝麻荳官。一個拈着仁丹鬚說道。今天我們到雙星旅館去打牌。既請了施女士來觀戰。若照平常的五十角底。未免太覺寒酸。總得撐些場面纔好。不瞞諸位說。可惡那不湊趣的錢夾兒。雖是大肥大胖。却都裝着些名片賬目之類。這個場面。如何撐去。大家聽了。祇緝着眉頭歎氣好。一回一個大家叫他智囊的說道。有咧。現在保險箱裏。有四百幾十元公款……話沒說完。一個大家叫他飯桶的。急忙嚷道。那還了得。飯碗多要丟掉……那智囊不耐煩起來。高聲道。飯桶終脫不了一個飯字。人家話沒說完來插嘴咧。我的計畫。是把四百幾十元我們先分個平均。碰的時候。儘管一是一。二是二。照一百塊底算去。好在輸贏終在我們四人身上。明天到這裏。就大家連本搭利嘔了出來。一時場面何等闊綽。他又那裏知道這把戲呢。三個人聽了。頓時儘着各人天賦的笑容。搖頭擺尾。連聲稱妙。那麼就這樣辦罷。那智囊霍的站起身來。開

了保險箱。請出這包湊趣的鈔票來。每人分到了一百十八大元，可笑那飯桶先生。大概是把細朋友。他袋裏裝了這大批鈔票。活像有許多爬手。想着他。說道我一包仍寄在鐵箱裏。臨走來問你拿罷。他就裁下一方舊報紙。包個結實。親去安在保險箱裏。那知道這方舊。報紙竟鬧上一齣趣戲來咧。

雙星旅館六十號房間裏。來了四個充滿官僚氣味的客人。等一刻。又來了一個戴學生面具的女子。他和四個人鞠一個躬。就咕咯咕咯的走去。向沙發上斜倚着。祇是嫣然微笑。這笑倒不打緊。不過嘻了幾嘻嘴唇皮。又沒有驚動着臉上的肌肉。却早累得四個騷老兒。覺着周身骨節裏。奇癢難搔。爭着去問茶咧。煙咧。忙個不了。把他們見上司那副鬼臉。多裝了出來。這四個人。不消說就是某機關的朋友。那女士呢。就是照像裏的美人咧。這當兒。他們鬼臉也裝夠了。那智囊很興頭的說道。場子擺好多時。可以打牌咧。請施女士作壁上觀。有其疑難之處。還求指教。那施女士祇是微笑着。他們就坐將下來。全體通過一百塊底。好不熱鬧。那飯桶先生。急於要獻他大批鈔票。馬上到袋裏去掉來這包東西。洋洋得意的解開了舊報紙。一瞧糟咧。何嘗是鈔票。分明一疊各店

舖的發票罷了。這時候。男女十只眼睛視眈眈的射着這包東西。要算那飯桶的眼睛。睜的最有聲有色。額角上一顆顆汗珠。雖是像黃豆般大。却又值不得一文小錢。他想這紙包兒鬧的甚麼把戲。難道有鬼怪來同我倒蛋麼。噫是了。定是他三假捉狹鬼。到鉄箱裏掉的搶花。好好。我的架子橫豎擺不成了。看你們擺得成擺不成。待我也來拆個七穿八洞。出出這口鳥氣。想定主意。頓的翻起一副鐵青臉。將這包發票。撲的望檯上一擲。惡狠狠的把這神秘的西洋鏡。不瞞天地。和盤托出。咳。可憐那三個人。被他把這西川圖。獻得一絲不掛。還重重的奚落了一番。臉就紅一陣白一陣。盡量的獻出十八套五彩行頭。這副鬼臉。同方纔的一副。組織法完全不同。但覺得周身骨節裏。奇痛難熬。直像病着嚙口傷寒。不聲不響。這且不去管他。那位人人瞻仰的施女士。聽了這篇窮凶極惡的把戲。暗想這空心湯糰。老娘瞎了眼睛。險些兒吞下肚去。倒花上車錢。滿意想孽他一斧頭。在下寫到這裏。倒想起這輩大人先生們。動不動幾千百萬家私。你要他賑濟咧。慈善事業咧。捐一個錢。差不多是割一塊肉。單碰到紅信人姨太太身上。只要輕輕幾句。就整千整萬的孝敬與他。施女士早參透

這種意味。誰知地位相差太遠。祇落一場空歡喜。他愈想愈恨。恨得他那粉飾太平的臉上。各處血脈。一齊暴動起來。小指般粗的筋。根根搖旗吶喊的宣布獨立。率領着一輩多血質大動脈。好比是激烈分子。撲撲地跳個不住。經此一番變動。那附着的濃脂厚粉。惡消息一到。像是風聲鶴唳的樣。莫不挈大男。衹幼女。逃一個十室九空。急得他兩隻慣作和事的手。忙去雙方接洽。但是終覺易動難靜。他恨得什麼似的。想總是你們外界的煽動。累我的地盤。坐不穩固起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頓時把臉上陳列的雀斑。一啞腦兒扳一個真不二價。祇有他左額上一個月牙式的老癭。像一隻小嘴。嘻開了兀自冷笑。

明天某機關的會計處。四個人又碰見了。那位飯桶先生。祇顧狂吸着他的紅屋牌。睬也不睬誰。還是那智囊乖覺。急忙去開了保險箱。一瞧來咧。那含着魔術性質的鈔票包兒。好端端的躺着打盹。他就明白大家臨走時候。要緊到雙星旅館去。沒留意這包發票也。是舊報紙包的。一塊安着。順手去拉了一包。無意之中。鑄此大錯。他不覺笑將起來。就拍拍飯桶先生的肩膀。一五一十把這大錯告訴了他。他聽了倒也明白過來。丟掉了香烟尾兒。說道你們昨天瞧見沒有。怎的他臉上脫去了一層殼。就換過一副骯髒的模樣來呢。



珠花

范佩英

這是一篇家庭小探案的作品。佩英在東吳大學肄業。小說不多作。而每當做出時。別成一格。恰到好處。他的作品。却和他兄弟菊高截然不同。諸位請看罷。

(明道)

馮煥祥的兒子子銘和張女士今天結婚。家裏收拾得整整齊齊。後樓格外弄得清爽。預備客人住夜的。大廳上掛滿了喜幛喜對喜燈。廳門口紮了喜彩。大門口也紮了花彩。掛了紅綠綢。真是紅綠爭艷。燈燭輝煌。這時來賀喜的人。來得很多了。廳上擠滿一堂。那女客都在前樓樓下。到的也是不少。內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煥祥的親戚顧大衍夫人。不是他衣服煊麗。而面貌姣艷。令人注目。實因他頭上插了一朵珠花。價值甚巨。這朵珠花是用金銅鑽做心。珠子做花

瓣。好像一朵單瓣大山茶花。他的頭動一動。那珠光鑽光。閃了幾閃。從燈光下看過去。珠花上好像放出五彩光來。使人羨煞。那得不令人注目呢。

傍晚坐席的時候。顧大衍者兒子松山來了。向煥祥子銘前賀了喜。走到他母親大衍夫人前。不知說了什麼話。就出去坐席了。這時女客也要坐席了。煥祥夫人來定席。推讓了一番。然後各各坐定。大衍夫人却坐在黃太太的旁邊。黃太太也是煥祥的親戚。爲人却陰刁。面孔却很和氣。乃是面和心不和。從前大衍夫人們和他打牌。常常弄出小笑話來。因爲他喜歡小利。不是偷看牌調牌。便是捏掉碼子。醜態百出。他們看他班份親戚面上。不同他爭執。少和他打牌爲妙。這次大衍夫人坐在黃太太旁邊。心裏大爲不樂。實因今天是吃喜酒。客氣的事。不便調位子。那不看三十的黃太太越顯慇懃。和大衍夫人敷衍。大衍夫人不好故意拒絕。只得對答。黃太太問起那朵珠花多少價值。大衍夫人告訴了他。他却還不滿意。要拿下來賞識賞識。大衍夫人覺得非常討厭。然而又是不好給他看。若然不給他。別人一定要說什麼這樣小氣。連看都不肯給他看。所以就摘下來給他。他看了一回。讚不絕口。還了大衍夫人。還時時望球花看。

看。好像有戀戀不捨的樣子。他們吃了一回。席散了。女客在裏邊講話。有不
住夜的。已經要動身去了。大衍夫人和黃太太都是煥祥夫人的知己。所以堅留
着住夜。他們到後樓去睡。那住夜的男客。却與高彩烈的打牌。顧松山也在其
中。直打到二點鐘。方始散場睡覺。

松山和他母親大衍夫人住在一間裏的。還有一婢女。那婢女不是大衍夫人的
。却是黃太太的。因為黃太太房裏。留了煥祥的至親沈太太。婢女住不下。所
以寄住大衍夫人的房裏。大衍夫人和那婢女講講家務。談談瑣事。不久就睡去
了。松山進來睡覺。他們倆完全不會知道。恐怕還在那裏做甜夢咧。

到了明天早上。他們都起來。洗面梳頭。大衍夫人房裏忽發生岔子了。原來
大衍夫人的珠花。放在梳裝檯上。不翼而飛。這件奇事傳了出去。煥祥夫婦都
來慰問。松山睡在牀上。給他們驚醒。獨有黃太太和沈太太房裏講話。講得得
勁。不會來看。煥祥先教媽媽在房裏各處尋。却一些沒有痕跡。尋了幾趟。仍
舊尋不着。煥祥問道。珠花放在那裏。有沒有別人來過。大衍夫人道。昨夜裏
我記得明明白白。放在抬上的。沒有別人進來。這原是我粗心不好。不用查了

• 我很抱歉。來吃喜酒。騷擾了你們。別日再講罷。足與別日會發現的。他說這幾句話。原是心里有了成竹了。大部份要疑心到黃太太。在席上看得眼紅。教婢女來偷。他不好當場出他醜。只好說別日查罷。松山也在旁邊說道。這是意外之事。母親不小心。也要担一分差。不用查了。煥祥却道。不能的。一定要查一個水落石出。否則我的臉要丟了。什麼來吃喜酒。珠花會不見呢。下次親戚還敢來麼。這時僕人來喊吃早點心罷。松山拔腳就走。女客也出去吃點心了。獨有大衍夫人把疑心黃太太的話。暗暗的和煥祥講了一遍。然後出去。吃好了點心。大衍夫人再和煥祥夫人偷偷的這疑團講了一遍。

停了一歇。煥祥從外面走來。他的夫人拉他到沒人的地方。對他說道。珠花有了着落了。煥祥驚奇道。在那裏。找着了沒有。他的夫人急道。沒有尋着。不過有些眼開了。煥祥道。眼開在那裏。夫人就把疑心黃太太的事。說了一遍。煥祥道。昨夜裏黃太太拿珠花看了一歇。使婢女宿大衍夫人房裏。今晨事情發覺。他却不敢打聽。情跡是可疑。但是照我的眼光看起來。珠花落在松山手裏。夫人急道。什麼。不要瞎說。古人有言道。賊難窺。糞難吃。煥祥道。不

相信也罷。我算尋着了。煥祥說了就走。到大衍夫人那裏。把松山的事講了。大衍夫人起先很疑心。後來教人喊他進來。却尋完全屋。不見他的影兒。大衍夫人心裏有些定見了。連忙告辭回去。

兩三小時之久。大衍夫人教人對煥祥說。珠花已經尋着了。對不起。不用查了。煥祥以把這事講給他夫人和別個女客道。起先我疑心婢女傭僕偷的。後來聽見了松山的幾句話。就疑心到他了。他說。不用查了。母親不小心。也要担一分差了。你們聽了覺得可疑麼。什麼重價的東西。不要查了。原是他的虛心話。恐怕在牀上收尋。他不能脫身。後來僕人來喊吃點心。他却又是先出去。珠花就在這時出房了。我連忙出去打聽。昨夜打牌那個輸得最多。不料就是他。那是證明了。如何。他的態度倒很從容。一些不露真相。但是小地方。却露了馬脚了。他們聽了。個個佩服。一場沒趣事。總算了清了。



肥人之言

陳·蓮·痕·

陳蓮痕君作品·長文言筆記·此篇借肥人口中·敘述一段豔史·文筆亦饒有雋味·

(逸梅)

秋暑殊酷·蠅蚋繞人而飛·予薤苴鷄肋·不堪其擾·迺匿於碧紗櫺中·跣足登場·瞑目尋夢·忽聞磔磔之聲·震耳彌劇·亟視之·則鄰友无稽生·坐榻畔而笑也·生驅肥碩·氣咻咻然·廚內熱度大增·予綴蹙蹙起·責其鹵莽·試問嚇破好夢·何物可償·矧此間樂國·乃公南面而王之·豈容榻旁有方寸租借地·逐客令且立下矣·生揮手曰·勿爾許作態·願有以贖罪·不然·反顏無情·喧賓奪主·莫嫌惡作劇·言未竟·視予已頷首·迺摩其便便之腹·自稱箇中小說資料滋夥·苟探淺淺以問世·微論帶罪立功·可操左券·即禪此偏安小國·

亦綽乎有餘裕。予妒生便給。竭力措辭。截其談鋒。意謂肥人大言炎炎。天熱如許。厥有以也。抑龐然大腹。恐徒有其表。充斥此中者。胥灌園之肥料耳。生聆似慍。吭聲辯曰。激將法良佳。其如我舌難馴何。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脫能惠餉醇醪者。則五臟神亦將慙息三寸不爛。勉爲其勞。時櫥門關。奚奴含笑挈漿瓶入。著竊聽已久。渴欲分享耳福。初不待予命而獻觴也。生既浮大白。吟聲旋作。予俯耳默思。六七年前之小說家。開章起語。非歪詩卽駢句。生始未脫科臼歟。不圖竟出意外。所吟爲有酒無肴何五字。嗟乎。食客賺鼓腹。實憑利喙與厚顏。而主人翁之假惺惺。欲與故靳。玩諸股掌。亦事所必然。於是冷嘲熱諷。續續出自予口。大抵痛詆老饕之誅求無厭。小說詎可居爲奇貨。予當作措大。弗願更破慳囊也。奚奴袖手立。緝審氣色。亟鞠躬謹奏云。主人已具釀矣。何可无肴。一語破的。予頓形慷慨。詔之曰。善哉。憨奴。前言戲耳。何客之有。其潔誠設珍饌。比諸祀竈毋遜。奴噉應去。无稽生復喋喋狂笑曰。無功受祿。天必殺吾。子既有此厚貺。吾烏可無以報子。當餉子以三小姐之豔史。予曰。固所願也。冀先示吾題旨。生提其圓顛。洋洋有得色。微哂無

語。予時思之有素。遽揭槩其題曰肥人之言。

肥人之言既籌備開幕。祀竈之果蔬。遂由奚奴之手。入於无稽生之口。且輾轉輸運。納諸小說庫中。此際一刻。生之五官。粟六不可名狀。染指張吻。磨牙曬舌。尾啣進行。速率至足稱奇。予夙聞生爲新學家。殊不敢諛以餓鬼。迺微喟曰。狼吞虎嚥。不致虛糜咀嚼光陰。毋亦昉於馬克思經濟學說乎。生時已畢業其果腹工程。亟答曰。亮哉。速具紙筆。屈子爲鈔胥。寸陰兼金。奚曉曉爲。予亦曰。星社將出小說集。老友明道。方走函索稿。予將乞靈於肥人。拉雜記之而塞責矣。於是予之秃筆。脫穎出敵篋。耿耿視楮先生。用武與否。維无稽生之舌尖是遵。凡茲下文。悉係生演舌戰新劇之寫真。及秃筆登場點綴之成績。予特傀儡耳。功罪無與焉。

乃者。秃筆隨生之舌尖。上下縱橫而書曰。社會之黑幕一揭。燃犀普照。鼎大名之三小姐。遂躍然吾紙上。三小姐秀逸軼羣。風華自詡。家世固顯貴。乃父曩爲袁皇帝之寵臣。吾今秘其名勿宣。姑存忠厚之意耳。三小姐養尊處優。專肆力於交際之道。酬應之工。得未曾有。以視今之號稱外交人才者。殆猶

過之。乙卯丙辰間。艷名動朝野。一時有社會之花之稱。士夫宴會。座無三小姐不歡。其傾人者深矣。而三小姐出其緒餘。芳踪又時及中央公園之來。今雨軒少年之有登徒癖者。既驚其艷。復震其勢。視耽欲逐。羣作癩蝦蟆想。幸三小姐慈悲爲懷。楊枝遍洒。普度衆生。凡有所求而來者。莫不如願以償而去。以是京華冠蓋。彌不知有二小姐其人。來今雨軒亦因之而生涯大盛。三小姐誠尤物哉。斯時新思潮輸入尙淺。自由戀愛之說。未敢昌言無忌。三小姐獨能以身爲天下則。殆則風氣之先者歟。會其父方籌備袁皇帝登極大典。頗以愛女放浪爲慮。因詔之曰。苟得從一而終者。東牀婿維汝意是屬。不爾則貽門第羞。老父不汝宥也。三小姐雖嬌縱。顧父命不敢違。適唯唯稱遵命。特念平生膩友。恭夥。而心契者凡三人。將何所適從。芳心忐忑。不能自己。時三人亦諗三小姐有下嫁訊。以爲苟中雀屏選。富貴且立致。毛遂自荐。齊思染指。獻媚惟恐不至。三小姐事齊事楚。左右爲難。且熊掌與魚。實俱所欲。因循猶豫。不克卽決。而堂上催訊頻頌。勢已無可搪塞。情急智生。籌得一法。定期聚三人於一堂。如京俗妓院之會靴。曰。君君等胥吾意中人。今吾將嫁。固不忍厚此薄

彼·第亦不能一視同仁·無已·姑自駕汽車·開足速率·君等並列後追·能捷足先登吾車者·吾卽事以終身·不汝悔也·請各勉之·行看鹿死誰手耳·三人俱英俊少年·自誇好身手·慨然允焉·於是天安門外之廣庭·遂有麗姝駕車疾駛·三少年捨命狂追·未幾·一人躍登車上·而車亦卽止·麗姝回眸一笑·揚巾向車後示意曰·累君等矣·行再相見·反身招捷足者並坐·展車向東長安街而去·或曰·此捷足先登者·迺最高學府之講師嚴某也·不數日·嚴某果入贅爲三小姐之乘龍婿·而留美學生監督之命·且同時下·遂挈其嬌妻·作新大陸游·使君艷福幾生修·嚴某堪以自豪矣·

无稽生言已·淪苦茗潤其燥吻·若有所思·予笑曰·肥人饑涎欲滴·眼紅煞哉·雖然·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及今習賽跑·苟他日有繼三小姐而起者·捷足先登·舍肥人其誰與歸·生時探囊出呂宋煙·就几上取燐寸燃之·且行且吸·答曰·肥蠢如豕·而欲邯鄲學步·適見其不自量耳·



愛歟

黃轉陶

舊式婚姻。造成不少怨耦。而父母尚以為愛其子女也。是篇亦能曲

曲寫出。噫。愛歟孽歟。

(逸梅)

顧文英是個困服於舊禮教底下的女子。從他七八歲起、以至十六歲。終日伏處閨中。輕易不常出房門一步。至於家裏的大門。真可說是一年沒有十天走出去的了。像這樣一個女子。關於他自身的一切。自然是父母作主。伊簡實沒有一絲一毫顧問的餘地了。所以在十七歲上。父母便同伊定了親。配的是一家富戶。像這種婚姻。自然也談不到自由。不要說文英小姐自己沒有見過夫婿的品貌。便是伊父母也。僅僅在照片瞧了一眼。但伊的父母。只知道自己的女婿。確是個富家子弟。其餘旁的問題。也不必管他。文英呢。祇偶然從父母說話之間

• 隱約知道婿家是很有錢的。但是顧文英在家裏。也曾讀過幾年書。很明白大理。伊心裏明知男人家沒有真才實學。而獨靠些祖上遺產。是不可恃的。但是。一向怕羞。偶爾聽到父母談論婿家。不其而然的紅着臉遠遠避開了。關於他學問品行的話。那裏好意思啓口問父母呢。何況伊的父母。舊教迷心。這種兒女婚姻的大事。決是小許兒女們自己主張的。所以顧文英的婚姻問題。便糊糊塗塗的定下了。可是伊一生的幸福。却輕輕地斷送了。

文英的婿家姓劉。伊的夫婿叫劉志斐。年紀倒也二十歲了。可是游蕩成性。一向不務正業。靠着他家裏有錢。父母溺愛。吃喝嫖賭。沒一件不在行。他的父母。只養他一個兒子。寵愛得什麼似的。祇因他歡喜白相堂子。天天鬧得歸家裏。所以他的父母。急於同他配一頭親。希望他配了親。有了妻家。不再這樣放浪。當時做媒人的很多。志斐的父母。恰恰揀上了文英。因為聽得文英在家裏。同從前的千金小姐一樣。輕易不常出門。知道是個有規矩而溫和的女兒。就給他兒子定下了。好得劉志斐倒了無可無不可的。一任他母親作主。並沒有反抗的話。他自己却依然幹他的胡鬧生活。天天廝混在堂子裏。並不因為

配了親。稍稍斂跡。他的父母。知道第一步已經失算。便要行第二步。想把文英娶過門來。讓志斐家裏有了甜蜜的伴侶。不再想戀堂子裏的姑娘。二則他討了妻子。也有些拘束。總不至於再是這樣放蕩。父母希望兒子不到外邊胡鬧。祇用籠絡的手段。却不能嚴厲的管束。也可知富家子弟的惡性。難於馴服了。世界上事務的不測。人們實在不能捉摸。志斐的父母。因為志斐在外邊狂嫖。所以急欲同他結婚。婚期也定了。那知志斐忽然生了病。病勢很是沉重。他得的病症。是迷戀風月的結果。父母雖刻意同他請醫生診治。但是却沒有用。不到半月。竟是嗚呼。離婚期祇有七八天了。

志斐死了。這消息傳到顧家。文英的父母。急得什麼似的。一時沒了志意。文英呢。聽得他未婚夫死了。雖然他們倆並沒見過一面。談不到情感。但是究竟終有些悲傷。文英的父母。最是沒有志意的。便是距離婚期。祇有七天了。本來家裏非常忙碌。準備把文英小姐嫁過去。起初雖也聽得志斐身體有些不適。想不到半月之間。就此嗚呼。那時劉家便差人到顧家來說。我們少爺。不幸死了。你們小姐。祇得請你們易配人家。我們老爺太太說。不好叫你們小姐委

屈。從新定親罷。那知文英的父母。一聽他們的說話。心中不由大怒。對那人道。你們老爺太太差了。我們小姐既配了你們。那裏可以易配人家。你們少爺既死。我們小姐也祇得嫁給你們。你回去對你們老爺太太說。吉期已改好了。也不應當換。我們小姐祇得嫁給你們了。那人回去對志斐的父母一說。志斐的父母。天然也不拒絕。他們起初。因為恐怕顧家不答應。所以差人對顧家這樣說。顧家既這樣古拙。也不必拒絕。自己只有一個兒子。如今死了。來一個媳婦伴伴鬧熱。也是很好。所以聽顧家把小姐送進門來。但是文英心裏。却老大的不情願。想我同志斐。而也不會見過。同他真是沒有一些關係。他現在已死的。何苦嫁個死人呢。但也不敢同父母說明這層意思。因為明知他父母是不依的。加着他母親時常對伊說。做一個女子。要從一而終。現在伊的母親。也不時對伊道。英兒啊。也是你命運不好。志斐得病死了。他家差人來。說叫你另配人家。但是我們是書香門第。既把你配了劉家。志斐雖然死了。也祇得嫁過去。叫人家贊一聲有貞節。我們做父母的。自然希望兒女給人家說聲好。現在我們一片愛女之心。你平時也很講禮教的。決不要學現在的新女子。好得他家富

有。你吃著一生。儘你快樂了。英兒啊。你成就了我們父母一片愛忱罷。幾次三番的同文英說着。文英自然也不好意思反抗。而且也不敢反抗。

吉期到了。哀樂聲中。文英做了個淒淒慘慘的新嫁娘。伊的父母。心裏很是快活。時常對他家說。文英小姐真是難得。情願情願的嫁過去。現在世界上。還有這種貞節的女子麼。有的親戚朋友。聽了也說道。是啊。現在真難得了。

請 備

聯 益 牌
標 準

警 笛

隨 身 保 衛
定 價 克 己

聯 益 貿 易 公 司 發 售



怎忍心走啊

徐·碧·波·

江浙之戰·吾星社同人·頗受影響·於是產生出許多非戰作品來·
戰爭時流離死亡之慘·想那些軍閥·却視爲當然之事·不得不犧牲
的·唉·人道主義何在·

(明道)

破舊的藤牀上·睡着了一個十六七歲模樣的女子·雙睛內陷·額骨外突·那
僅存皮膜的臉兒上·黃得和枯蠟一般·口腔裏的牙齒·微微露出·益發覺得嶮
嶮可怖·身上覆了一條藍地印花布的被兒·多分棉胎的·年齡比伊還大·所以
伊的眉頭·和這被兒·兀是不甚脗合·

忽地從外面跳進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對着坐在榻旁的一個中年婦人嚷道「
媽媽·外邊的人家·多已逃空了——·聽哪·那隆隆的是什麼聲響呢——·媽

媽。我實在恐怖極了。我們怎還牢守在這裏不走呢。」

中年婦人。忙按住他的小口。輕輕地道。「好孩子。別驚醒了你的姊姊。可憐伊昨天一夜沒合眼咧。你今年也是八歲的人了。應該有些智覺。你瞧你姊姊病得這個樣兒。怎忍心丟着伊走啊。」

小孩子這時候悄沒聲完的。依在他母親懷裏。可是那隆隆的炮聲。兀是和雷鳴一般的。響個無休無歇。忽地砰訇一聲。屋脊上落了一顆流彈下來。小孩子益發怪聲怪氣的嚷着害怕。這時女子也醒了過來。婦人忙按住了。張皇的神情。很小心的拍着伊喚伊別嚇。可是這女子的病。雖是厲害到十二分。那神智却依舊很清明。伊悲嚶着說道。「媽媽啊。你何苦牢守着一個垂死沒用的女兒。和這無情的彈火廝併。倘有一個差池。那女兒的罪益發重大了。現在女兒總是不救的了。反正也不過一死。還是求媽媽好生挈着弟弟去覓安全避難的地方罷。」那女子說到這兒。已經力竭聲嘶。祇抬那枯澀的眼珠裏。泌出了一些潮潤的淚痕。那婦人忍住了眼淚道。「好女兒。你別操這閒心罷……剛才說到這裏。那小孩忽地嚇慌着急的。向榻下一鑽。只是索索地亂抖。那婦人很詫異。

正要動問。驟見七八個戎裝的梢長大漢。正在外面。昂昂然進來。婦人這時還強鎮着驚惶的心。忙一障身。坐在伊女兒視線不及的地方。

那些大漢們道：「呸！你們慫大膽。還在火線裏面逗遛不去。敢是送死嗎？」婦人很悲哀的答道：「爺們輕些。我的女兒病得很是沉重呢。我因為看護我可憐的女兒。所以沒有走呀……」那些糾糾武夫不待伊說完。搶着說道：「別嚕囉。你不怕死。儘老着留在這裏好了。」

中年婦人很悽慘的歎道：「唉。我的女兒病得這麼利害。怎忍心走啊。」

信箋是人人要用的。但是也須選擇今有美術觀念的，那可以使得受信的人發生「美感」和「愛感」！聯益箋有名家的書畫。式樣，印刷，裝訂，處處含有美術性質，在信箋界中，首屈一指了！



陳先生的靴子

尤·半·狂·

半狂有一句口頭禪·曰妙不可言·此篇小說·談諧絕倒·亦真可以
妙不可言四字評之·

(逸梅)

陳先生墨黑的面孔·烏油油的眼珠·尖頭尖腦·在大學裏却占上一把椅子·大花邊掙的很是不少·陳先生雖然要打倒孔家店·可是他對於孔二先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這一句話·服膺得五體投地·八大胡同裏·所以常有這位陳老爺的蹤跡·在逛的時候·有位姑娘·學他新文學的派頭·稱他密司脫陳·却不道陳先生不高興·他說在學校·是我拿他們的錢·我的說話·便是這一種·如今到窰子裏·是我把錢給你們·我的論調·自然要換種樣子·在學校裏·我主張的學說·鼓動的思潮·絕對不能應用到這裏來·我常說的新文學上面的行

語。在這兒可以應用的。只有一句。是「我要把你們赤裸裸地嘗試嘗試。」陳先生的學識。怎能叫人家不佩服呢。

陳先生有一位常做的姑娘。却同他的高足。另一位小陳先生。發生了關係。小陳先生雪白的面孔。叫那北班子裏的小本家。瞧着自然歡喜。一天不見。一夜不安。小陳先生不同伊一起打牌。伊就要趕到小陳先生寓所裏看他。小陳先生儘管和伊開玩笑。伊總是佯怒薄慍。翹起了小嘴唇。露出了焦牙一角。假裝着不答應。人家瞧着他的肉麻樣子。那能眼紅呢。風聲大了。傳到陳先生耳朵裏。不禁酸氣冲天。趕到小木家那兒。罵伊太不要臉。趕着小白臉胡調。却不道吃了伊一頓搶白。伊道。

「一個姑娘。不做一位老爺。我們認得的是大洋錢。誰化錢。給誰好。你老既然同小陳是同姓。又是同學。不要趕忙。我給你倆來調和。在此地會會靴子罷。你老要是不肯。那你老的靴腰子。給小陳割去。是沒有法子的。不比我是你老屋裏的太太。你老愛來就來。不愛來請罷。」這一番話。氣得陳先生白眼翻天。比着那年吃張繆子痛駁。還要難受。一口怨氣。出在小陳先生身上。回

到校裏，到教務長面前，說小陳種種不好，勢不兩立，小陳不去，情願辭職。教務長冷冷底問道：「陳先生同小陳，不過師生之誼，爲什麼有這樣的深仇闊恨呢？」陳先生白着眼睛，回答不出，恨恨地答道：「教務長不願意開除小陳，我不幹就是咧。」沒有法子，這爲敷衍他的面子，掛起牌子，可憐的小陳子，爲了饜子，竟不能再做大學的學子，只好趕東趕西，忙着去想法子。却不過各科學長的說情，說不明小陳開除的真相，小陳居然回到學校，陳先生沒有法兒，只出了半口冤氣。

那天下課時候，忽下大雨，先生剛買了一雙皮靴，要想穿起回寓，不道小陳笑嘻嘻的走過來，說道：「陳先生的靴子，借給我穿一穿好嗎？」陳先生出所不意，聽見此話，一時回答不出，只好付之不理，旁邊同學，聽見小陳此話，不禁哄然，陳先生老臉通紅，穿好皮靴，立起身來，出了校門，猶是切齒不已。

陳先生的靴子問題，就譁傳到了全校，



摘星錄

鄭逸梅

范君博成了幾首小姑詩。曾拿給我看。我看了大呼妙妙。君博道。你我至交。不要一味謬讚。究竟妙在什麼地方。我道。妙在那一句「風染臭夷裙故短」上。香艷詩中。着一個臭字。豈不是大妙而特妙麼。

程小青的處女作。係投寄小說月報社。樞鐵樵先生。深得鐵樵嘉許。並約期觀晤。囑小青勤治舊學。尤須熟讀檀弓。小青便依了他的指教。把檀弓諷誦不輟。所以他至今尚能把檀弓熟背如流。他的思想縝密無比。又善於觸發。有一天。他家庭除中。曝者一口箱子。他忽然想到。這箱中如藏一尸。豈不可怕而耐人探索。因此他就架了空中樓閣。成箱尸一書。如今已風行社會了。

顧明道小說。擅文言。也擅白話。有一次草一文言小說。做了半篇。因事稍

攔。事畢續撰成稿。從首校勘一遍。不覺自呼荒謬。原來他偶然竊率。成了半篇文言。半篇白話了。我說這不要緊。不妨寄出去應徵。倒是一種別體小說呢。

江紅蕉有一天做小說。須杜撰一箇女性名兒。爲書中人物。想了半晌。沒有想出來。那時他正喫着留蘭香糖。忽地觸悟道。就叫她留蘭罷。

范烟橋一署鴟夷。是取楊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終日盛酒。人復借沽的意思。所以他的酒量是很好的。而且一杯在手。雋語風生。所以文酒之會。大有非他不歡的樣子。有一次。在金昌酒樓。逢著掌故名家許指嚴先生。指嚴也是淳于善飲。有一斗醉一石亦醉的氣概。彼此縱譚狂飲。直至夜闌始散。臨別時。又訂了後約。擬作一次長夜飲。不料指嚴未久便歸道山。有約未踐。那是烟橋很引以爲痛事的。

程瞻廬近來處館在曹家巷王紳家。清閒的很。所以他頗有功夫從事撰述。并且運筆如飛。千言倚馬。一篇既成。他將事跡約略記些出來。就算是留的底稿。他住在葑門十全街。吾們星社友會上他一個十全老人的徽號。他從前常至錦帆榭茶肆啜茗。一部茶寮小史。還是錦帆榭供給他的資料呢。有一次施濟羣來

蘇·游虎丘·登冷香閣·遙見滬甯車自萬綠叢中蜿蜒而來·濟羣忽道·遠看火車像條蛇·瞻廬聽了·說這是七言佳句·不可不聯成一絕·乃朗吟道·近看火車像部車·若然不遠也不近·頭似車來尾似蛇·吟畢·大噱不止·

徐碧波歎吳淞某事·清閒的很·且地處海濱·遠帆出沒·沙鳥迴翔·祇要憑闌一眺·都可收入眼底·所以他得意的了不得·趕忙寫了一封信給吳聞天·說他所處的地方·真是世外桃源·請即前來一領其勝·不料聞天尙沒有赴約·碧波却先逃了回來·說盧齊構兵·四出拉夫·那個世外桃源·也有些靠不住了·說得聞天也笑了起來·某夜·碧波在樂羣社看羅克影片·隔座恰爲一女郎·豈蔻梢頭·頗有丰韻·銀幕上演到極危險的地方·那女郎不覺代羅克捏一把汗·就從襟袋中掏出香帕·搵伊的淫淫汗跡·後影戲終止·那女郎翩然先行·碧波在地上拾得一帕子·知道是伊人掉落的·因想原璧奉還·不料那女郎已登車而去·碧波就把帕子很珍重的收起來·還要誇示吾們道·這是羅克之賜呢·

屠守拙有一次同人家雀戰·對面碰出一二筒·故意戲他道·贈你一克羅克眼鏡·因他是雙料的近視眼·非御鑿隄不可·不料他正在需要二筒·竟抓入了·

說道。拜領盛情。旁人無不大笑。

尤半狂邃於劇學。前年他辦一種戲劇周刊。自主筆政。取材是很鄭重的。逢到稗兒有不妥的地方。他總是悉心刪潤。有的刪潤太多。重讀一遍。覺得字裏行間。模糊一片了。他就做了謄文公。抄錄一過。所以吾們都稱他是投稿家的恩人。

趙眠雲有一個情人。芳名漢瑛。她的姓恕不宣布了。眠雲曾將影片給我瞧過。是很活潑的。後來好事多磨。未成眷屬。但是他念念不忘。常自署心漢閣主。記得他為明道題啼鵲錄。有云。儂扇還未枯禪悟。舊事重提也要癡。就是指這段影事說的。他很喜藏扇。當代名書家名畫家。都被他求遍了。緩日擬用珂羅版精印一冊。顏為眠雲扇集。以供同好。

姚庶夔嬌小玲瓏。確有三分女性。他又自署曼雲女士。所以吾們星社社友常常要把他調謔。一日。吾們在聽雨山房茗話。他見吳聞天臉色紅潤。忽道。聞天交桃花運了。聞天卻緩緩的回答說。我不交桃花運。那能碰得到你千嬌百媚的曼雲姑娘呢。引得合座的都笑了。他從前在某校串戲。起了旦角。縞衣素裳

• 白絨束辮。作一失去怙恃的孤雛。嬌啼宛轉。很足動人憐愛。其時他的家屬亦在座。看了大不以為然。說他不知忌諱。從此就不許他再現色相於舞臺了。

陳蓮痕曩為春明寓公。有一年夏初。他的友人海虞楊南萊。忽發驢背詩思的雅興。約蓮痕為伴侶。每當晨曦初上。相偕驅車驢市。（彰儀門齊化門外均有驢市）策蹇就道。總要薄暮始肯還來。這樣半個月。當為日常的功課。雖風沙蔽天。赤日炙空。也不間輟。凡都門附郭名勝的所在。都印徧蹄跡了。京驢大半從齊魯間來。性較柔馴。但控牠也很費力。起初他勉強登程。後來兩條腿麻木不仁。有如失掉一般。腰也痠痛的很。一臥經旬。幾乎病廢。從此不敢再作吾家的鄭緊了。有一次他和友輩數人。往畿南。舟到塘沽。暫行停泊。夜間無聊。他和友人同赴喧市。亦無可瀏覽。僅俄僑所設酒排間一。日僑所設御料理三。遂入酒排間謀餐酌。乘了酒興。又至御料理。趨入觀覺。化番佛若干尊。令倭姬裸裎。領色相以為笑樂。所以他有幾首裸國吟。即記這段旖旎情事呢。

蔣吟秋沈靜端穆。樂琴書而參禪悅。很有逸士的氣派。但他從前在白門高等師範讀書時。却喜歡運動。網球尤所愛玩。某年。蘇省開聯合運動會。兵式操

中。他竟充了隊長。戎裝佩刀。雄武的很。以視今日的氣派。竟判若兩人了。又他在讀書時。恰和校長同姓。校長治校。是取嚴格主義的。學生們見了。莫不肅然敬畏。吟秋的體態行動。又和校長差不多。學生們往往有虎賁中郎之誤。某日。他所御的衣服。尤酷類校長。會某級同學在教室中和教員滋鬧。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吟秋適因無課。徘徊廊下。同學在玻璃窗內窺見。驚為校長到了。遂寂然不敢做聲。不一刻。鐘鳴下課。吟秋尚在那兒徘徊。一經審視。始知誤認。遂相與大笑。吟秋不喜麪藥。雖逢宴會。亦涓滴不飲。夜眠有定時。每喜擁衾觀書。和逸梅有同嗜。所以他居室中。懸有一聯「體倦常憑書引睡。心安不假酒攻愁。」集放翁句自篆。大約也是他自己寫真呢。

黃轉陶喜打彈子。興到。往往連打若干時不倦。他的書法是很好的。頗喜揮毫。某君倩他書一對聯。他寫了自覺不甚愜意。遂買紙重寫。寫了仍不愜意。直買至第五付。方始了此公案。所以吾們都笑他賠了夫人又折兵。因他既償對聯。又費了多少筆墨咧。

吳大塊頭。和程老夫子。都是吾們星社中的怪人。原來他既號聞天。又號聆

聆詩·聞咧聆咧·都在聽覺上着想·那程老夫子既號瞻廬·又號觀欽·亦署望雲·瞻咧觀咧望咧·都在視覺上著想·他們倆真可謂極視聽之娛了·

黃若玄的詩文·很有幾分道學氣·他自謂遇涉男女關係的文字·總是竭力抬高女子身分·從未有一語侮辱·所以他的香奩詩·也是語出雅麗·在國風離騷之間·見有撫拾私事·輕蔑女性的詩詞·痛惡的了不得·幾乎要把他付諸祖龍一炬·他在十年前·有某女士溫靜嬌好·曾有人和他作伐·後因他種關係·未諧好事·女士嫁某君·某雖翩翩·但不解溫存·他很爲女士惜·曾作雲英八律·有一「杏暈欲舒新碧柳·蘭吹空逗小紅櫻·」言情是很顯着的·近年他詩興很好·和吳江金松岑·結詩社於吳·月必雅集·與李谷遺、劉龍慧、畢動閣、費韋齋輩·唱酬往還·時有佳什傳誦呢·

范菊高年紀很小·卻喜歡稱人家爲小孩子·某君贈他兩粒紅豆·他視爲瑰寶·就把他書齋顏爲雙紅豆館·特撰紅豆館雜割萬餘言·大有開張駿發的意思呢·

金季鶴在吾們星社中·可算最長的了·他家本往醋庫巷·後來遷混堂巷中

• 有一次他飲醉了酒。雇車還家。這時他腦經已模糊了。竟誤至醋庫巷去。但桃花依舊。人面已非。他亦自知鬧了笑話。急由原車折還混堂巷。多多的給了車錢。引得那車夫很為納罕。他頗有幾分名士氣。喜作冶遊。北里中時有他的足跡。一天。忽發奇想。邀了幾個友人。各換了一身阿木林式的服裝。光降到了胥門外一家最糟的花烟間裏去。藉以一擴眼界。還來撰了「煙花一瞬」的小說。作為紀念。

你的面盆水壺橡皮袋玻璃器以及各種糖磁器皿有破壞嗎？你以為沒有法子可以修理了！為何不向聯益貿易公司買一套萬能修補品！包你滿意！豈不是廢物利用嗎？萬能修補品（甲種）每套洋五角（乙種）每套洋二角郵費不加



蘇台竹枝詞 有註

金季鶴

電影初來片子新·夜闌消遣亦宜人·說來恨煞青年會·分甚男賓與女賓·(青年會男女賓分坐·)

滿路香風播轍塵·鞭絲斜拂馬蹄勻·金閨馳道飄然過·妬煞洋橋墜下人·(薄暮多駕馬車·挾妓兜風·而一般山梁中人·每嘖嘖稱羨·)

五銖衫薄逞風流·一路斜陽送畫輪·賞識新來名旦角·展眉微笑坐花樓·(一般閨秀最愛觀劇·而於旦角更為注意·)

番菜洋樓拾級登·白蘭地酒怯難勝·阿儂體貼檀郎意·頻勸今宵莫飲冰·(人夏各番菜館多有冰其瀦·)

翩翩公子傲荷花·嬌態丰神肉也麻·要是風頭添十倍·聳身飛入野雞車·(

蘇地野雞包車充斥。尤爲一般好出風頭者所歡迎。

慣餌癡兒上釣鉤。阿儂假意弄溫柔。笑他灌得迷湯飽。正好明朝下斧頭。

蘇地洵白。與野雞車一般充斥。風氣大壞。

閩境仙源長綠苔。青陽堤畔小蓬萊。櫻花謝盡櫻桃落。剩有香魂薦夢來。

青陽地多烏妓。皆老醜不堪。

綠漲三篙沒舊痕。留園遊客夠銷魂。從來多少風流話。付與陰沉又一村。

留園爲幽會密約之集中地。而又一村尤多。

冠雲峯下有茅亭。席地松針養翠翎。欲與阿儂爭嬌嬈。園丁來報雀開屏。

冠雲峯下茅亭內。蓄一孔雀。見粲者來。則舒尾開屏。

馬足翻風負夕暄。留園遊罷復西園。臨流暗暗彈香餌。引起潛波一老鼃。

西園以大鼃著。遊人每以饅頭投。

蘭湯試浴復低徊。盆盎青瓷淨不埃。輕展芙蓉屏九疊。東風莫放過簾來。

蘇州飯店特別房間。多設浴池。婦女皆樂就之。

碧楊樹下繫銀驄。花底嬋娟淺淡紅。縹緲酒魂禁不住。細評眉眼問梳櫳。

遊倦歸來。多至坊里間作狹邪遊。

抹珠籬捲夕陽。樓臺燈火客飛觴。甕頭新釀安排夠。任我溫存到醉鄉。

晚風滌暑。旨酒在觴。與二三良友作豪飲。甚樂。

癡肥婢子擅歌謳。冰索檀槽怨玉鉤。偏爲風流存掌故。詩人姓氏女兒喉。其間最善唱歌者推金賽雲。惟甚肥。以其爲金也。故末句云云。

樓開宴月晚風涼。侑酒飛箋共寫將。幾輩閉門老居士。酒邊猶自問吟香。吟香既嫁。而猶多問及之者。

酒闌人倦夜沈沈。綠怨紅愁意淺深。大好涼宵辜負去。百無聊賴憶桐陰。青陽地桐陰夜花園。年來不開。頗有人憶及之者。

遊踪何處細籌紆。倦倚胡床問小姑。聞道會堂開夜集。花箋訂約寄檀奴。謝衙前浸會堂爲平民教育籌費。設夜遊戲場。

淡月朦朧掛上頭。廣長草地綠陰稠。多他電炬微光下。正好溫存說自由。草地甚大。電燈亦稀。故綠陰之下多喁喁情話者。

聆到皮簧敢自誇。琴絃故索亂琵琶。小梅歌調儂聽慣。祇此清聲是葬花。

百戲中有清唱。有空中拉戲。然大多以梅調號召。其實一派雌聲而已。

此地重逢亦有因。瓊愁綺恨可憐。既來不惜今宵淚。罵爾無情薄倖人。
柳陰下有一少艾嚶嚶啜泣。旁一人慰藉之。聞之悉其事者云。爲觀前某店女。與其情人辦拆拼頭之交涉云。

銀蟾欲墮夜將闌。習習宵涼透素紈。笑泥伊、歸去也。五銖衣薄不勝寒。
入夜風甚大。侵袂生寒。而遊客多穿薄紗衫。頗覺其冷也。

浴罷輕涼浸碧紗。蘭閨料理舊生涯。扇頭一弄丹青手。爲寫相思蝶戀花。
一般婦女紈扇上。非題幾首艷體詩。卽畫一幅風流畫。然亦多用羽扇者。

玉指春葱按鳳笙。宮商起處寄閒情。花間偷譜無愁曲。未午豈郎聽此聲。
女以生徒每喜購簫笛琴笙之類。暑期內更盛。

李澀桃酸惜朵頤。冰瓠未就及瓜期。個郎耽酒宵來渴。爲上街頭買荔枝。
西瓜尙未上市。最可口者厥爲荔枝。惟貴不可言。

薄羅衫子小桃紅。無限風流讓阿儂。稱體新裁紗半臂。莫叫香汗透酥胸。
衣薄甚。故皆用半臂。繡各色花樣。豔麗醉人。

阿儂家在竹溪南。十八年華未嫁男。生小自憐丰骨媚。晨風曉露賣花籃。
蘇州之賣花女子。頗具天然之美。然老醜者亦不在少數。

小姑微笑問梔子。弱妹牽衣談鳳仙。恨煞一般癡公子。愛花亂擲賣花錢。
賣花女子。清晨必至各家送花。每多面紅耳赤而出。

橫塘月影夜昏開。羨煞隣家撒網回。差喜魚兒宵半上。平明挑賣上街來。
一般賣魚娘。頗具天然之美。喊聲亦宛轉可聽。

花胎消受露華濃。幾日房中子已豐。破曉吳儂連臂去。滿街喚賣嫩蓮蓬。
入夏。平明最多喚賣蓮蓬者。

手點輕篙刺素波。黃天蕩水鏡新磨。蓮花那比儂嬌艷。底事檀郎愛賞荷。
葑門黃天蕩多荷花。入夏遊船甚多。

桂楫蘭橈酒市開。綠波心裏萬花陪。湖風過處聞絃管。知有詞人挾妓來。
酒面邀歡。花間挾豔。其樂更甚。

蓮心細剝勝香檳。妙劑清涼上絳唇。醉睨檀郎先一笑。笑他湖上採蓮人。
鄉人多駕艇賣花。而購其蓮子下酒。更稱雋絕。

弄潮生活水中綠。無數村童狎畫船。忽地拍波齊鼓噪。湖心去拾美人錢。村童終日遊泳水中。遇船即攀沿索錢。一般婦女好以銅元遠擲湖中。彼輩即驚趨往攫。亦絕技也。）

蓮花蓮葉繞江村。價值奇昂仔細論。更是今朝生意好。夕陽沽酒倚柴門。荷花荷葉鄉人折以售錢。其價甚貴。殆將一角一朵。）

畫橋燈火送歸橈。已過葑溪入近郊。此意分明賞花罷。故將荷葉掛船梢。遊荷花蕩之歸舟。多以花葉繫諸船梢。）

主人相術溯麻衣。妙蒂拈來盡解頤。酒半笑他款段至。又勞仔細說恭維。小蒼主人王喬松。善相。酒酣如蹣跚而至。惟渠所言。非大富即大貴。令人莞爾。）

七香車子載嬋娟。閃電明燈百寶攢。更有心頭饒韻事。斜飛媚眼幾回看。蘇州包車最精究。有美聿載。幾疑天上雲駢。）

轍塵鈴語響丁當。蛺蝶穿花亦太忙。最使車奴稱快意。姨娘今日到金閭。一般包車夫。大凡拉着美人出來。兩腿格外上勁。）

簾旌縹緲夢初醒。細讀閒書味素馨。愛煞紫蘭花片好。還吟豔句與郎聽。
閨中少女喜讀小說。爲消夏妙法。

青瓷盆盎供花壇。習習濃香透曲欄。多爲閒花少清逸。泥郎去買素心蘭。
蘭花幽香乃馥。供之庭除。與人俱潔。素心者甚少。

笑呼艷伴喝時辰。掐卦分明玉指伸。預卜今朝晴雨事。故思東道賂輸贏。
天久不雨。閨人好掐卦以下。亦有小驗。而以之賭東道者亦多。

素縑十副靜低垂。火樹銀花影轉移。斯是玉梨酸到骨。香魂留得與儂知。
新到玉梨魂影片。有心人觀之。必多感覺。

珠簾齊捲晚妝新。太白樓頭蕩麴塵。正是樓台燈火候。憑欄細看應箋人。
金閨太白園在橫馬路口。黃昏時憑闌以看出堂唱。別有興味。

青樓情味本無涯。娘剝蓮心女剝瓜。莫怪痴兒渾不管。粧台日日侍簪花。
夏日青樓中多設蓮子羹及冰西瓜。以之敬客。

朱樓酒罷夜何如。送客留髡悄悄呼。最是宵涼人未睡。去邀風伴試搏蒲。
夜深散客。一般狎客多在亭子間碰小麻雀。

巷底烏衣結綺巢。路燈影下女妖嬈。蛾眉不惜橫波眼。賣盡溫柔撒盡嬌。
么鳳多在弄口路燈下。媚態餌客。

轍影鞭絲碾大隄。前車過處播香泥。絲疆輕抖追蹤去。更有芳塵送馬蹄。
兜風時數車馳逐。或有載佳麗者。則羣釘其梢。

新樣開篇曼妙聲。三絃撥起聽分明。莫教辜負彈詞癖。歸倩郎君作短評。
蘇人最愛聽書。閨女皆樂就之。

炎中時節諍中消。茗盃棋枰伴寂寥。一自捲烟徵賦稅。城中市價湧如潮。
自行捲烟特稅後。煙價陡貴。

煙銷葑田月浸城。城頭高處有人行。宵涼漸起羅衫怯。笑問檀郎夜幾更。
亦有招涼於雉堞間。輕風拂袂。別有清涼界也。

苧羅半臂曳樓鞋。小步梧陰艷伴偕。不讓河津牛女事。也留風韻在天街。
微風庭院。淡月梧桐。講古今風流掌故。樂也何如。

藏謎花樓夜戲嬰。彌天爽塏動雕甍。阿伊爲奏雲和調。吹澈天心環佩聲。
黃昏每聞笙簫之聲。隨風送至。

蜜筍冰谷印晶波。冷到心頭玉雪顏。忽地嬌憨問阿嬾。瓜瓠底事子何多。
近日西瓜之多。堆街疊路。價亦陡落。

細細青螺客饋將。嫩烹薄灸朵頤香。只緣今日須茹素。辜負新看怨阿娘。
蘇俗於六月廿四日須茹素一日。無論老幼皆然。

青瑤女史畫贈聯

女士山水精嚴。篆書逾練。墨妙兼人。潤約特廉。得人二。不如其一。近時閨秀真跡。尤推獨絕。茲願因畫贈書。凡滿潤十元。得贈三尺書聯。以來件先後。訂期無悞。求者從速。百聯為限。山水三尺八元起。畫扇二元。巨扇加半。卷冊每尺三元。書例減半。刻石每字一元。索閱圖樣潤例附費三分。寄新坵坡橋。收件處。聯益貿易公司各扇莊西冷印社。北永興里本寓。及申報館收發處。來件聲明閱羅星集。周瘦鵑朱應鵬同啓。



鐙下雜札

屠·守·拙·

▲ 摺紙談

吾於丁戊之交，投稿申報自由談，始署別號「守拙」。厥後見頗有同此署名者，遂冠屠氏於上，以為識別。沿用數稔，未嘗或改。茲讀乙丑十月朔申報常識欄，載有「慈善之兵士」一文，其著之者，為「吳守拙」君，是著作林中，又多一署守拙者矣。且彼守拙之上，亦冠以吳氏，又可與吾稱同志，而彼守拙氏吳，吾守拙氏屠，倘以諧聲并讀之，卻適成爲糊塗守拙，不更巧合也邪。

「數旬謠詠竟成真，樂土何方可辟秦，寄語故人休注念，阿儂無恙住春申。」
 「故鄉情狀最關心，苦恨郵程梗阻深，倘荷安音常報我，直教一字抵千金。」
 此乙丑桂晦，吾寄蘇州星社鄭逸梅同社友，郵政明信片上之文也。朋儕通訊。

曷爲用此種方式。蓋亦勿得已耳。當夫進銳退速。真相洞明。福地吳閩。多朝
杌隍。此時之他鄉游子若不才者。蒙譚言散播。安報稽遲之影響。殊弗免馳思
堂上。縈念閨中。重過食不味甘寢不寐。望穿兩眼盼家書之時代。尋根究抵。
伊誰致吾如斯邪。其間因疊發稟電稟函。一無覆示。特顯郵鄭子。乞告詳情。
去書之際。又恐累牘連篇。或受檢查阻攔。乃祇以上載二絕爲辭。自知草率苟
簡。逸楫閱及。得毋嫌其奇突。然丁此急轉直下之非常時期中。如上通訊。或
亦是一種權宜辦法也。

乙丑鞠秋。謀祝玉如曾叔祖母老耄壽。特爲閩人淑珍。制深紫醬閃色緯成緞
棉襖一領。材料既購歸。渠偶以斯色欠嬌豔質吾。吾因對之曰。淡裝濃裹。雖
各爲美人之美。然濃裹實弗及淡妝遠甚。服裝譬之畫圖也。須純從輕清處着想
。脫盡煙火氣。方饒天然幽緞。否則深紅艷綠。塵俗偏人。縱具十分真美。亦
爲遮蓋不少。吾時察卿平日裁衣定裳。亦常趨重正潔。是卿吾意指。實早相符
合焉。尙何言哉。

玉如曾叔祖母馬太夫人。爲乙亥恩科副貢玉如公諱朝幹之元配。生有至性。

幼以孝聞。年二十一。歸我屠氏。賢淑之名尤著。迨甲申秋。玉如曾叔祖逝世。時嘯儒叔祖年僅七齡。家世又寒素不豐。太夫人毀妝守節。矢志撫孤。亘歷兩朝。綿延卅載。此境此情。殊非恆人能堪。而太夫人安之如素。甲子歲。太夫人春秋七十有九。猶復精神矍鑠。步履康強。唯完人乃膺厚福。必大德斯得。高年。孰謂上蒼施報弗公哉。開八祝嘏之先。經其孫培成叔。臚陳節行。乞由郡紳代聞白宮。頒發「節勵松筠」褒額。詠吉九月七日制匾懸掛。卽於斯時散啓徵文。守拙不才。躬逢斯盛。亟拈拙句。用抒微忱。存之如下。『勁節松筠過卅年。耆回嘯溢畫堂前。八旬榮慶先期祝。三節頌聲此日傳。幸託幽芬依玉砌。欣斟菊酒敞琼筵。重闈耄耋常康健。願得源源普醴泉。』

「一枝慈竹廕孫枝。蔗境回甘異昔時。獎匾高懸元首筆。徵文遠寄彩毫詩。九穉闔族邀榮顯。兩代遺孤賴撫綏。孝友性成傳事實。仰看婺煥壽期頤。」

▲續夢異錄

聞天君作「夢異錄」。載（星宿海雜誌）調笑諸星。趣味盎然。堪登說夢癡人之席。唯弗知何故。缺述三星。以意而度。或者是聞天君酣然入夢之時。正三

星官偶爾韜光之候。以致兩下參商耳。疇昔之夕。三盃軟飽后。一枕好眠中。竟晤聞天君所未晤者。黑甜返駕。亟起爲聞天君足成之。夢寐之言。大抵信口開河。幸恕其唐突也。乙丑大雪節海上稿。

△夢見范君博聲洪語厲。勝闊腰粗。一伸腰竟攻破月宮。嚇得嫦娥僊子倒躲倒躲。

按君博翩翩風雅、嬌小玲瓏、更榜其軒曰懷月、或恐與廣寒宮裏之她、已早有特殊之關係矣、

△夢見金季鶴打野鷄。在富有六十年古空氣之彼美妝閣中。挑燈大戰。（參觀季鶴原稿）

按季鶴嘗爲星宿海撰「烟花一瞬」稿、自作主人翁、特以「大龍付罷早歸去、好讓旁人落夜廂」爲結、似有意申明其并未如此如此也、如此（作者目注曰、此如此與上如此如此、迥乎不同、）坐懷不亂、當上尊號爲民國魯男子、

△夢見屠守拙繼晷焚膏。研經攻史。添精補腦。強識博聞。

按守拙幼年既慣常逃學、壯歲復動輒健忘、一藝無成、卅齡虛度、真人間廢物也、

亞光圖畫函授學校招男女免費生

本校爲普及藝術起見特用通信教授法函授各種圖畫並於額外添招免費生一百名俾一般有志藝術而爲時地經濟所限者亦能習成專門之學術不論男女均可入學定額將滿報名從速章程函索附郵即奉

(杭州姚園寺巷四十五號) 校長胡亞光啓



雲英

黃若玄

一見雲英意若仙。華年百感怨桐絃。鳩忙役理偏崇禍。虎倦爲媒始老緣。遂使明珠投暗路。忍看甘露墮原田。無方重疚靈犀宅。回憶前塵思惘然。

十年薄倖語紅簫。不付樊川付士瑤。（晉書陸玩傳王導初至江右請婚於玩玩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拚使才人歸走卒。更無義士護嬌嬈。一流涓濁悲花逐。九畹庭荒老劫燎。最是印懷深感處。瓊英糞上豈崇朝。

自與脂香挹玉芝。幾回療渴又矜持。蛾眉曼睩魂消後。風鬢清渦氣盪時。一念真成劉碧玉。千金可奈蔡文姬。眼前綺業分明在。應有相思未了期。

抱璞溫廳問字初。玄真記得小姑居。題紅才盡人間葉。束帛文訛月下書。負我求凰非使者。泥誰傷鳳是狂且。相逢不檢當時感。今日蘭支意不如。

琥珀凝裝作玉瑩。凌波蓮步出傾城。透帷媚語無邊韻。刻燭平看有樣情。杏
暈欲舒新碧柳。蘭吹空逗小紅櫻。雙成宜在雲端見。何事崎嶇別鶴京。
故故鬢蛾怯又羞。從知恩怨出溫柔。舌留貪嗔還慳吐。心錯相依只暗收。未
許深情曾着跡。豈云同夢竟非儔。容華空負閨中月。別有紅愁敞畫樓。
名香欲竊未同薰。(王淑諤詩名香竊去更同薰)絕代風姿我負君。玉杵不緣
雍伯得。金釵應斷勒奴分。樓飛蛺蝶花成悴。社待鴛鴦蕙易焚。零落鉛華長寂
寞。是謠是詠累紅裙。

入夢從今未有涯。緣無期至兩情乖。雲霄在望香殊接。河漢倒迴息目排。猶
恐高箱潘岳滿。終憐寶鏡樂昌埋。獨餘才調逢人妬。此恨何能遣綺懷。

您有定了「聯益之友」嗎？

① 定了，請你介紹！

② 沒定，爲何？快快定呀！



吟秋碎墨

蔣吟秋

□小青……箋

小青作書·擅用鋼筆·字跡活潑·無異拈毫·自製雲箋·玲瓏嬌小·箋眉印有青色之小青便箋四字·精妙絕倫·或謂箋式何妨稍大·箋眉盡用他色·予曰·惟其小而青·乃合爲小青之箋也·

□紅蕉……花

紅蕉與花同名·實又相似·風流瀟灑·一翩翩美少年也·淵源家學·妙筆生花·爲文旖旎可愛·某日星社雅集於小蒼別墅·衆星咸集·獨蕉未至·時正秋初·蕉花舒紅·烟橋笑指窗外曰·此非紅蕉耶·衆皆莞然·

□逸梅……園

城南有園曰滄師。卽李香巖先生蘇鄰小築也。今已易主。更名逸園。以事過其門。逸梅兄榜書逸園二字。笑曰。愧子寒素。忝作主人。惜未能享受此中清福耳。予曰。梁溪有梅園。是則君不僞爲逸園主人矣。相與一笑。

□明道……堂

滄浪亭有明道室。水木明瑟。風景清幽。昔蘇子美讀書處也。客秋久旱。光福之銅觀音卽迎置于此。予偕友人往觀。友見明道堂三字巨額曰。使明道居此。爲嘯咏著述之地。豈不大妙。予曰。明道信奉基督。使見今日之事。必斥爲虛假。避之若不及矣。

中國電影明星箋

每本售洋三角郵費加一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製



紙帳銅瓶室叢鈔

鄭逸梅

汪精衛先生刺戟澧事。早已揭載史冊。茲於京友崇年處得見其鈔本汪兆銘供詞一則。與外間所傳者絕不相同。（外間所傳者都萬餘言。此祇數百言耳。）特錄於此。亦民國野乘之資料也。其文云。汪精衛供。字季恂。別號精衛。係廣東番禺縣人。今年二十七歲。十五六歲時。父母先後去世。兄弟四人。現長兄尚存。久與兆銘不通音問。兆銘十九歲。應試入學。二十歲由本省遣送日本。進法政學校速成科。孫文雖係同鄉。從前本不相識。到東京後始相往來。孫文一切革命舉動。兆銘文人。無能幫助。祇在民報館充當主筆。發揮宗旨。及前三年朝廷宣布立憲。兆銘改入法政專門。研究學問。不復與問報事。故民報二十六號以後。無兆銘論文。數年以來。見吾國預備立憲辦法。頗難滿足吾人

的希望。思于京師根本之地。爲震奮天下人心之舉。故於今年二月初間。將從前孫文處所得之炸藥。携帶來京。諗知素識之黃復生。在琉璃廠開設守眞照相館。遂以資三百元入股。因得寄居黃復生寓所。兆銘從前之同學。在京者甚多。此次來京。因恐被人識破。故日間從未訪過一人。在京察看情形多日。擬在什利海小橋地方。埋藏炸藥。兆銘不通北京語言。先託詞有不可透光的照相藥料。須用鐵罈裝貯。囑黃復生代覓工人配作。當時並未將炸藥之事見告。及鐵罈做成。兆銘一人將這炸藥密裝入罈。配好電線。于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僱人力車到彼。車夫去後。密往小橋下。掘土安置藥罈電線等件。二十三晚九鐘後。忽見橋邊有人持燈來往。因恐敗露。遂攜電池出城。次日。本欲前往探視。又怕認出。始將前情告知黃復生。商允伊去什利海地方打聽。及伊歸稱說。看不出有何敗露痕迹。二十七日。黃復生回寓。言及有朋友在相館談說城內已發見炸藥。彼友雖不悉內容。我們却自知失敗。這相館兆銘平日未去過一次。初七日一早。在寓聽僕人來說照相館中不知何故被警察搜捕。兆銘知事已發覺。恐他人無辜受累。擬即自赴相館投首。甫至中途。即被捕至案。

• 今承訊問。兆銘埋藏炸藥。意在犧牲性命。震奮人心。並非預備暴動。亦無人事後爲之接濟。至所埋炸藥。兆銘從前並未經試驗。不知實在力量大小。此事以祕密爲主。同謀並無別人。卽黃復生在二月二十四日以前尙不知情。罪止兆銘一人。望勿株連。所供是實。

古來悼亡詩，如潘安仁。元微之。人人習誦。而知其哀痛者也。余近於友人處。借得應笠湖百一山房集。其中悲悼諸作。讀之輒鼻酸欲涕。今友人來索歸。錄十首如下。中秋無月有感四首云。知我愁心此夜天。中秋無月又今年。似憐玉鏡明明破。不放冰輪故故圓。憶到小名悽欲絕。負他佳節悔從前。雲鬢香霧吟雖苦。猶是人間別偶然。半生今夕棘闌逢。每對姮娥悵轉蓬。片影縱然雙照少。清光猶得兩邊同。卽當碎雨零風候。只隔深閨矮屋中。此景思量已難得。當時還苦太匆匆。者宵真個可憐宵。始覺天涯未算遙。翻羨離家還自樂。須知有月更無聊。眼看節物愁營奠。名借天香默與燒。怕聽驕痴兒女說。今朝記得母生朝。經年生死別悠悠。一度蟾光一淚流。有恨本來原景月。可悲何必定逢秋。無邊悄悄悵悵夜。不盡緜緜密密愁。多少團圓佳伉儷。問渠豔福幾生修。

• 夜夢亡妻醒後感賦二首云。悠悠生死別多時。忽地相逢痛莫支。骨未埋香慙我活。魂猶入夢感卿癡。似憐境太年來苦。纔信心惟逝者知。指點頭顛教細認。檀奴鬢已半成絲。思量何計最關情。再世緣期與合并。便不作夫甘作婦。倍應憐我勝憐卿。預修他日齊眉福。牢記今宵執手盟。煩向黃泉姑少待。待儂後死好同生。外舅查淞川先生。由仲家淺閭官。遷攷城主簿。吾女漱芳。自幼隨任。于今十年矣。從姪潤遠。將往探問。余以吳棉一斤寄漱芳。并詩示之。(二首)五齡別我鬢雙了。從此恩多出外家。去去二千餘道里。匆匆十一度年華。平安解報書將鯉。長大聞梳鬢似鴉。莫便思歸歸更苦。兆堂無復舊萱花。阿爺自爾母先亡。五載看看鬢欲霜。算到嫁婚愁累重。添來老病倍神傷。幾時遠道迎吾女。聊得重泉慰汝娘。寄與吳棉珍且惜。蘆花風味要思量。余往往迫于貧。輒以亡妻簪珥質錢濟乏。今質期屆滿。力不能贖。慨然有作。(二首)典盡琴書不療窮。搜來蠶篋已全空。無多舊物妝台伴。都付長生質庫中。棄去未營盃酒奠。贖歸難待硯田豐。黔婁誤嫁乖如此。何異生前首似蓬。便是荆釵也合藏。况非翠羽卽明珠。不徒價重情尤重。豈料人亡物亦亡。幾度插殘新婦髻。

他年寒到女兒箱。愁聽繞膝髮。覩輩。嫁具零星索阿娘。笠湖。海軍籍。名時良。蓋清嘉道時人也。

海上當新年時。凡廣衢間。見有麗人乘鈿車而過。紛擲金錢紙砲。俾劈拍作聲。以爲笑樂。而麗人芳心怯怯。或藉翠袖而障面。或揚羅帕以護頭。艷態秀色。吾人祇能于掩映中見之。殊非其道也。吾友瘦鵲曾謂意國尼士城。當春光好時。有嬉春之舉。厥名花戰。The Battle of Flowers。倩妝女士。挾香花無算。坐鈿車招搖過市。一路以花擲行人。行人亦還擲之。若對壘作戰然。一時花雨繽紛。殊饒奇趣。鄙意與其紛擲粗陋之金錢砲。不如亦仿西人士之擲花。且花質柔媚。着膚無痕。勝無情金錢砲萬萬。而姘紫嫣紅。尤增艷色。未知讀者諸君。亦以鄙意爲然否。

本書招請各埠經售處。利益優厚。願銷者請來函接洽可也。



小說雜論

黃轉陶

偶與程君小青論小說。程君謂吾國小說。久感蕭沈。現小說之興。尙爲初基。小說之發達。當求之十年後也。又謂將來小說之趨向。必注重於偵探。但偵探小說非易作。恐他日小說人材。有感缺乏耳。

小說之性質。以作者個性而定。不可強也。若擅言情者。欲張之作滑稽。若擅偵探者。欲強之爲社會。非但不能描摹盡善。抑且有野狐參禪之誚矣。

予以爲理想小說。將來必能於小說界中占一席之地。蓋小說本爲揮發思想之文字。理想則尤名符其實。且科學進化。人民智識愈開。腦筋必愈富思想。故小說必趨於理想一途。餘如偵探社會。亦皆在不廢之列。哀情掌故。則恐淘汰也。

予嘗於「星期」中論小說作法，謂理想小說難結構，言情小說難柔媚，哀情小說難結局，偵探小說難佈置，社會小說難描摹，滑稽小說難造意，此皆爲予心得之言。蓋理想小說，必於通篇之大局結構完善，然後着筆，庶不出於理想之範圍，須知理想者，非妄斷十年百年後世界之景象也。言情小說，偏重描寫，雖平叙亦必細膩熨貼，不背乎柔媚之旨，但切忌涉艷，情而涉艷，論者必以淫辭目之矣。哀情小說之結局，大都雷同，不免有千篇一律之嫌。哀情小說之不易作，僅此而已。偵探小說於前後佈局須安置切當，然後着筆，則不致有中間不貫通之弊。程君小青，爲中國偵探小說作者之第一人，嘗謂作偵探小說切不可率然下筆，誠旨言也。社會小說專注重於描摹種種人物之口吻，不擅描摹者，不能作也。滑稽小說則在乎有含蓄深意，造意不善，非但不能得滑稽之旨，仰且惡俗肉麻矣。近世占滑稽小說之勝長者，惟徐君卓呆，徐君之寫滑稽，妙在不以滑稽口吻出之耳。

小說除誨盜誨淫者外，無論何篇，均能使讀者有益。予於「星期」中論小說之益，有理想小說能啓人智識，言情小說能怡人心情，偵探小說能引人警思。

也。社會小說能導人迷網。滑稽小說能發人興趣。此論猶不能狀小說之益於萬一。

承印個人肖像箋……

▲尺寸大小格式紙張悉照電影明星箋

▲每千張祇收大洋四元四角銅版奉送寄費不加

▲來函定印請匯款附下照相以便製版一俟印竣即交郵包裹掛號寄奉不誤

聯益貿易公司承印部啓



(一) 謎面

- (一) 兒女英雄
- (二) 好弟弟
- (三) 鈍根之弟
- (四) 夫人不言言必有趣
- (五) 新氣簇簇
- (六) 恂恂雅儒
- (七) 美少年
- (八) 目光如炬

星 謎

(二) 謎底

- 顧明道
- 范菊高
- 吳聞天
- 程瞻廬
- 范佩萸
- 蔣吟秋
- 姚廣變
- 程小青

程•小•青•

(九)與六郎有關

徐碧波

(十)語時若不勝羞怯

黃轉陶

(十一)此人妙不可言

尤半狂

(十二)登山健者

趙芝岩

(十三)能詩能飲

范煙橋

(十四)規行矩步

黃若玄

(十五)文壇清客

趙眠雲

(十六)冷香居士

鄭逸梅

(十七)不常出現之三星

尤卓厂陳蓮痕孫紀宇

(十八)蓋禹鐘

江紅蕉

(十九)製謎者

程小青

製謎者說明 (第一條)因明道多寫情及武俠作品。(第二條)因菊高年最幼。

又沈默寡言。(第三條)因聞天酷肖鈍根。(第五條)因佩萸時適新婚。(第九條)

因碧波住蓮花巷。(第十一條)因半狂口頭語如此。(第十四條)因若玄善躡方步

(第十八條)因紅蕉往來蘇滬。火車上老客人之資格。勝於沈禹鐘。



香霧縹

徐碧波

畫家必具審美觀念。未有不修邊幅者。
多禮善謙。即代表其心地之詐。
好談人過者。其過必多於人。
日月之遲速。全憑心理作標準。
朋友非經一度之患難。不足以言交情之真。
卑鄙之人。每羨人富有。
良心一昧。臉皮亦隨之而厚。
饑寒爲爲惡之因。
自空一切者結果必一蹶不振。
酒之爲害。祇須一觀釀酒之屋。



星花燦爛

團團生

程瞻廬 牡丹

(齒尊名重)

程小青 蕙蘭

(性情淡清)

江紅蕉 紫微

(嬌小玲瓏·著作名貴·)

范煙橋 老少年

(君年雖長·而喜諧謔·作品清華典雅·有少年氣·)

趙眠雲 荷花

(有瀟灑出塵之態)

鄭逸梅 菊花

(沈默寡言笑·不與俗伍·)

顧明道 茉莉

(幽香恬適)

尤半狂 玉蘭

(其人肥白)

陳蓮痕 繡球

(著書甚富·密如繡球·)

金季鶴 白鶴

(其人願長)

蔣吟秋 梅花

(孤芳自賞)

范佩萸 木香

(清雅香潤)

范菊高 玻璃

(近作多言情)

徐碧波 薔薇

(淡幽如其人)

姚廣夔 桃花

(姣豔異常男)

尤卓厂 瓊花

(君作客長安·不常返鄉·瓊花不常開·)

吳聞天 百合花

(君擅酬應交際·遇人無不合·)

黃若玄 鶴冠

(常蓄髮如鶴冠狀)

黃轉陶 夜飯花

(同儕疑我晏起·因自比夜花·)

★

★

★

★



星友點將錄

范烟橋

天魁星程瞻廬

(君年最長·文名亦最盛)

天閒星趙眠雲

(君曾編滄閒月刊·且公孫勝綽號入雲龍·與君別署亦吻

合)

天巧星顧明道

(君新訂婚)

天暗星鄭逸梅

(君沈默寡言笑)

天捷星姚廣夔

(君於詩謎稱長勝將軍)

天勇星金季鶴

(君搏戰極擅長)

天機星程小青

(君機敏過人·且擅撰偵探小說·有東方福爾摩斯之稱)

天慧星蔣吟秋

(君能詩能文能書)

天貴星尤半狂。(君有公子哥兒風度。)

天究星陳蓮痕。(君閉戶著書)

天速星范菊高。(性燥。)

天空星范佩萸。(因病廢學。閑居無事。)

天微星徐碧波。(君作客他鄉。)

天退星黃轉陶。(君遇事恬退。)

天異星黃若玄。(君抱獨身主義。且蓄髮不修。與劉唐之綽號赤髮鬼亦相

合。)

天滿星吳開天。(君有時滿口京語。新得青年會徵求之錦標。)

天劍星范烟橋。(前別署劍雄。且亦行二。)

★ ★ ★ ★



中元星社雅集圓通寺烟橋配之
以詩因和原韻報之並彙書小
幅贈僧棲谷補佛壁焉

蔣吟秋

城南有古寺。結鄰近我宅。半郭又半邨。車馬少塵跡。小召借僧寮。水閣設茗席。長廊屈曲通。小亭翼然立。池魚樂清波。惟意之所適。好鳥鳴枝頭。歡躍穿林樾。忽聞晚課聲。鐘磬更清越。羣賢欣畢至。談笑迭相接。幾生假得到。居此安樂窟。文人喜多事。妙緒抽千百。落紙如雲煙。老筆無枝葉。笑彼繁華場。奚啻霄壤隔。怕聞簪紱事。所談只風月。老僧居一室。塵念已早歇。入定靜參禪。冰心玉壺白。爲鼓一曲琴。琴韻冷飛雪。弦外有餘音。斜陽下林隙。貽我蓮園詩。格調俱超絕。有客詩先成。云將補佛壁。我詩愧荒蕪。敢望籠紗碧。

并錄烟橋原作

清寂圓通寺。近接故人宅。〔寺去吟秋宅至邇〕假以集琴樽。星羅著芳跡。雲
無心出岫。煙蘿猶據席。〔眠雲未至而菩提室中懸額曰雲煙供養朋儕以此相戲〕
秋陽洵若虎。綠蔭森然立。更有一泓泉。俯仰足言適。窈然啓窗櫺。城崗嚙林
樾。田禾將有秋。神思爲飛越。丈室維摩居。譬欬喜相接。天花散四壁。禪心
止一窟。老僧善鼓琴。晨風壓座百。〔棲谷禪師數與海上晨風琴會指法壓座〕一
奏昭君怨。庭階落桐葉。云何不感應。瞬息人天隔。墮落西山日。叱起晶簾月
。玄妙惟心契。爽然忽時歇。舉世都塵耳。會古太空白。煩襟一回滌。飲瓜如
嚼雪。貽我一卷詩。〔琴僧以蘇鄰遺詩相贈〕韻繞笑言隙。名園不可窮。遊壤到
幽絕。安得登我堂。淋漓寄題壁。詩魂亦消沈。魚潛浮藻碧。

用 聯 益 箋

…… 聯 義 益 友 ……



雙璧記

鄭逸梅

永嘉山水之秀。發明之者。謝靈運也。謝公游山水之詩。遂爲後世爲稱重。而是處靈秀之氣。往往鍾毓於人文。美人後彥。接踵挺生。見諸稗官野史者。指不勝屈。以余所聞某君言蘭姑蕙姑事。頗堪紀述。援爲滌筆書之。二姑蓋學生者。形貌聲氣絕相類。父母不能辨。恆以衣服別之。稍長。極聰慧。每私相易衣。以試其父母。父母偶一忽。竟爲所眩焉。父爲永嘉世族。金其姓。大綬其名。印若其字。以費雄一鄉。有園林亭館之勝。春秋佳日。任人遊覽。若明聖湖上之某某莊然。其園名嶼園。蓋地勢最高。登園中樓閣者。可望見江中孤嶼。按謝康樂有遊江中孤嶼詩。後人卽其地爲亭。號孤嶼亭。卽杜子美詩所云。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是也。因以名也。二姑有兄。長二年。曰芝生。

• 延師於家。教之讀。芝生貌亦清秀。與二女弟稱。願質殊鈍。遜蘭蕙不可以道里計。蘭蕙入塾遲二年。未半載。已與芝生並。又半年。駕而上之矣。師固譽之不置口也。父母愛蘭蕙。亦似勝於愛芝。以蘭蕙善承膝下歡。處處先意承志。事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謂得兒如此。人倫之樂。仙家眷屬或反遜之也。

• 嶼園有內外園。外園任人遊覽。內園匪相知有素不能到。金公爲二女建雙閣於內園。面池背小邱。池中畜金魚。植諸色名蓮。有嫩黃色者。奇種也。錫名金鉢。花開最妙。往往於秋初見三四花而已。歷十數年。不見繁衍。亦名貴矣。

• 二姑生之歲。金鉢開並頭一花。既而蘭蕙學生。蓋嘉瑞也。背距小邱百餘步。藤架花棚之外。雜樹蔥蘢。雙閣得地殊勝。閣之建。東西相距。約二十步。以飛橋聯之。東閣名蘭香。西閣名蕙香。雙閣迺二姑讀書吟詠之所。其臥室固在內宅。二姑欲遷入園中。父母未之許。以太爾冷也。盛暑之夕。偶設榻於是而已。金公嘗語其夫人曰。睹此掌上雙珠。未知誰家富貴兒郎。有此艷福。想姻緣簿上早已三生注定矣。願爲父母者。不知須費却幾許心思。方能如願耳。夫人孫氏。名淑先。永嘉名族。長於文史。遠近知名者也。夫人曰。我思天地

間。物難全美。甘瓜苦蒂。昔人曾有是言。但得才情風貌。不弱於蘭蕙。卽爲嘉耦。富貴兒郎。正恐兼全不易。昔二喬得配孫周。千古不可得觀。願猶有缺陷。則伯符早世。公瑾繼之。陳園老人所謂孫郎早死周郎繼。各有紅顏沒福消是也。我以為白頭偕老。林下高風。至爲可喜。雖貧賤終身。若陶靖節之前耕後鋤。夫嬾隱處。至足樂也。抑我又有希望者。如亦得學生之雙璧。果才貌可取。雖貧無立錫。我願以蘭蕙與之。我家既饒貲財。則貧者亦可使小康。若才與貌之欠缺。則鑄鐵成錯。雖有大力。無能改造。終身恨事。我不爲我二女願之也。金公曰。夫人高論。敬佩敬佩。但恐無此奇遇。而青春易逝耳。於是金公夫婦。凡遇姻婭故舊。恆託之物色人才。爲二姑年將及笄。不可再事遲遲也。至於冰人月老之接踵至者。雖揚厲鋪張。善爲說辭。一經采訪。均不愜意。故謝絕之者已數數矣。所延師教芝生及蘭蕙者。姓王。字叔子。王畫竹。本孫夫人內親也。至是語夫人曰。余性疏野。喜出游。久塾館中。漸覺厭倦。意欲爲遊蕩江湖之客。買畫爲生。我有友人張君蓮士者。學問實勝余多多。年已五十餘。性極沉靜。以教公子令媛。必相得無疑。蓋王叔子因教芝生。了無成績

故借此語以辭館也。夫人挽留之。叔子意不欲中變。夫人乃餽之多金。謂數年來芝兒雖不甚長進。而蘭蕙二女。居然文理楚楚可觀。則先生爲德厚矣。區區不腆。聊助行囊。叔子初雖堅卻。既因本屬姻戚。又出夫人誠意。遂受之。夫人因曰。再有一事奉託。此去如遇可意之佳士。望代爲物色。蘭蕙二兒。終身大事。當及早爲之留意也。叔子諾之。且謂此亦僕心上一件事也。既別去。張蓮士須俟明年到館。因是時已江天風雪。寒梅吐蕊日也。駒光迅速。倏屆春頭。燈節乍過。向例開學期屆矣。仍由王君偕同張師蓮士來金宅。王亦盤桓數日。語夫人。將爲西湖之遊。武林人文淵藪。我當爲我女弟子盡意物色才賢。夫人稱謝。叔子曰。昔人有言。有情於世不虛生。僕雖不能爲國家效棉薄。以限於地位故。然此區區。如能得有機會。必不肯因事非已事。玩忽視之也。蓮士授經之餘。語金公曰。世兄固常爲應試之作。令嫗輩。不如涉獵詩詞歌賦。以風雅爲歸。不必苦事研經。致窒機趣也。蓋金公前此請王叔子時。常以同等之課。屬叔子教之。亦以芝生欠靈慧。欲二女與之爲同樣之課程。庶幾携之上軌道耳。今蓮士之意。既不然之。金公以蓮士名宿。見解必正確。因謂依先生

主裁可耳。余決無不從也。自是教蘭蕙。偏於辭章一方。向亦作爲經義。今乃罷之。二姑大悅。謂久有是意。曾請王先生改革教法。而未蒙允許。今可謂適我願矣。蓮士曰。此本王先生之意。因從前令尊爲令兄計。故牽涉此也。蘭蕙於是益感王師。知其去意。意正在裁成我二人也。王以內親。年又少於張。資望較淺。金公往往以己意強之執行。王滋不悅。夫人雖規諫金公。亦不盡納。此已往之事也。王叔子畫竹。頗著名兩湖。豈非文與可再世。而得其墨寶者。咸珍重之。既至西湖。設硯某寺。寄情山水之勝。觴詠行樂。友朋聯袂。往往竟日不倦。畫不多作。但取得遊覽之資而已。時以其閒。告語朋儕。述女弟子金氏蘭蕙二姑之美才。已來武林。負有代爲物色佳士之責。今來已半載。交游不爲不多。尙無可意人才。得刮我目。豈湖山靈秀。乃遜我永嘉耶。一日。薄遊湖上。見有翩然二士。年將及冠。貌相若。當爲昆弟無疑。手執紈扇。書法甚佳。適小坐岸邊柳陰之下。叔子心異之。借觀其扇。則皆自爲詩而自書者。寫作俱佳。因問家世。云莊姓。家清波門。書扇自款。一爲伯堦。一爲仲篔。再問之。知係雙生。年皆十八也。又問已否完姻。伯堦赧然曰。寒門中落。

方在幼讀之年。尙未議婚也。叔子大喜。心以爲我代蘭蕙相攸久矣。今乃得之。因問令師何人。曰。熊先生。名炳。字瑞光者。叔子益喜曰。是我舊友。已久不相見。明日常往拜之。因問熊先生近居何處。答言寓居六和塔僧院。方著書。故敷門不一外出。余等隔一兩月。始一往候。有所請業耳。既邀二人至己寓。有摺扇使面二頁。畫竹已就。未書款。隨分寫伯壘仲篋款贈之。二人頗豪爽。但云萍水相逢。卽蒙王先生厚惠。將何以報。蓋初不作固卻態也。既別去。明日清晨。二人特來訪叔子。出扇一頁爲報。蓋伯氏仲氏。各作詩一首致謝。而分書兩面者。詩筆清超。書法整秀。（惜友人傳述。未及詩句。若妄擬以代。則我豈敢。）叔子大喜致謝。二人則曰。敬求先生賜教。未足云報也。既而叔子至僧院。訪其舊友熊瑞光。略談別後契闊之思。因及莊氏伯仲。欲爲撮合金氏事。熊謂二子不獨才華可取。乃其志氣。亦高出於衆人。去年山陰有富人某者。有二女而乏嗣。其友人爲述此間莊氏伯仲之才。惟家徒壁立。蕭寒實甚。富人某謂我能周給之。且贅入我家。可有我家產之半若何。友人欣然告余。使余爲玉成之。余語二子。二子不可。謂此係大事。須一見彼家閨秀。方可

再商。其後二子至山陰訪之。則富人兩女。既乏才華。又欠顏貌。一尋常女子耳。乃歸謝我。託母命以辭。云富室嬌貴。異日必以貧賤見輕。固不願也。叔子曰。若我兩女弟子。與莊氏伯仲爲耦。則璧合珠聯。出自天生。我輩不可不爲造物成此美事。以不負其生才之心。且亦使山水增華。家庭生色。後或有好事者。演成歌詠。譜作傳奇。抑又流艷管弦。傳芳藝苑者也。熊君笑應之曰。誠然。但造物往往肯生美才。而又不肯玉成之。甚且加以摧折者。所謂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古人恆致慨於不可必之上天。以此也。叔子曰。子言太顧慮。况人定亦能勝天。此事斷斷可成者。因堅託熊告二子。熊諾之。隔數日。熊使人持書報叔子。謂二子又須一見金家二姑。恐見給也。叔子復書。謂是不難。我帶之同到溫州。可否屈之。謂師我畫竹。故相追隨。否則同往金氏。有冒昧之嫌也。書去。又越數日。而莊氏伯仲持熊先生書至。問行期。叔子曰。不出五日。與訂約後。叔子卽發書。以其經過報孫夫人。以與夫人較親。爲姻戚故。金翁似反較疏。且性多疑慮也。夫人得書。爲潔除別館。備叔子師生三人下榻地。未幾而三人至。夫人接入。見莊氏伯仲。意中大悅。默謂是殆安仁再世。

• 叔寶復生乎。且聯璧雙珠。難分爾我。名曰伯仲。何異一人。與我家掌上雙珍。誠堪彼此輝映。無獨有偶矣。是日爲洗塵之宴。蓮士同席。芝生出陪。知余翁爲友人招至嚴州。亦爲山水之遊。去已半月餘矣。明日叔子至內堂。與夫人談。并出二子見答之扇示夫人。夫人故饒才藝者。極賞之。且曰。此扇乞暫留我處。容與二女觀之。少選。二女亦來。與王先生談別後事。並云。蓮士師極相得。盛感先生推薦之德。叔子以湖上風景爲蘭蕙述之。蘭蕙頗躍躍有遊覽之意。又明日。叔子又與夫人談。乃以莊氏伯仲意告。謂我帶之來者。不獨使夫人一見。知我所稱道不虛。因彼二子。亦不肯輕易作合。欲一見二姑也。因述二子山陰之事。夫人謂二女手筆。亦似不愧莊生。曾與之觀乎。曰早向張先生處索得與觀矣。惟遠涉此間。不可少違其願。夫人沈思久之曰。除非破例。導之一游內園。且可使二姑與寓目焉。計亦未始不得。叔子大喜。謂如此甚好。• 卽期明日午後行之。至期如約。叔子偕二莊生入。則蘭蕙二姑。方執書並坐於池畔亭內。見先生至。起立行敬禮。旋反身入閣中。此一役也。固雙雙滿意。• 私謂當可天從人願矣。詎知禍機之伏。卽在於此。譖毀之者。方謂夫人閨範

不肅。妄引遊蜂浪蝶。留戀花間。見譏姻婭。貽笑里閭。莫此爲甚也。然而夫人固未之知也。謂金公歸。必有佳音。叔子欲少留。二莊生欲遽返。乃偕之旋杭。靜待後命。金公有妾李氏。機警出衆。貌亦美。略通文墨。本小家碧玉。其父逋金姓。款甚鉅。父死。又乞貸於金。既而母以女納焉。自備小星之列。已五年矣。有子四歲。名菊生。頗慧。李氏曲意事孫夫人。夫人方視爲腹心。不之疑。夫人之意。欲贅二莊生。俟完姻後。并逆其母來。則骨肉團聚。桑榆晚景。其樂可思。自王叔子等去後。李氏探夫人意。夫人略露之。李氏極口贊成。且謂夫人教二姑非易。一旦遠嫁。則使他人享其福。今如此辦法。則兩全無遺憾矣。主人明達。自必玉成此舉也。噫嘻。李林甫口蜜腹劍。氏無乃其後身耶。彼意以爲二姑當嫁富室。非愛二姑。以贅此窶人子。則財產且去其半。卽不利于菊生也。又半月。金公自嚴州返。返之日。夫人適病。二姑事未之述也。李氏一一密告金公。且甚其辭。金公聞之。已不悅。李氏又謂我家門弟。不可不顧。夫人未免太鹵莽矣。金公曰。子言極是。容我圖之。越日。夫人少瘥。以王叔子偕二莊生來等事。一一詳語金公。金公則曰。此事宜緩。我在嚴州

• 有友人汪孝廉者。知我二女才。願自任寒修。謂其同郡某太守有二子。雖非學生。相差一年。今其年適與闈蕙相若。聰慧多才。明年即延汪孝廉爲師。已訂約矣。孝廉誠長者。必不余欺。余心甚願。以未與夫人商定。故未寫庚帖。且亦欲一見二子之面。心始能安。明春既孝廉至太守處教誨。當往視孝廉。即可爲相攸之舉。今已九月矣。相隔不過半年。且靜待之。夫人以事有阻力。頗不快。乃曰。太守門第雖高。然富貴家子弟。正恐恰意甚難。且我女到彼。事皆所不習。我愛憐之。故欲贅二莊生。則待我百年。又免出外爲新婦之苦。計莫善於是也。余意遠謝絕汪孝廉。免生枝節。金公曰。女大須嫁。此是常理。侍爾百年。異日自有新婦來。非女之責也。且門第亦不可不論。莊乃寒族。某太守五馬黃堂。肯下交者。正以我二女才名所致。此亦不易求得之良緣。不如從緩商確之爲是。說至此。夫人亦不便力爭。但云。此事彼此均不能獨斷。君如合意。而我意不同。亦不能就。金公唯唯曰。此言有理。余決不專斷。豈知金公之語。完全子虛烏有者。蓋與李氏商得此計。爲暫時緩兵之策也。夫人信以爲然。自作書一函。囑金公亦作一書。同寄王叔子。大意謂此次嚴州之遊

曾與某太守家論及二女婚事。未之決議也。現正設法辭謝。惟須俟明年春後。乃有確實之消息。恐勞懸盼。故先奉聞云云。叔子常與二莊生往者。乃以書示二生。二生坦然曰。某等固謂倚玉葭兼。非所敢期。今彼得太守公子。坦腹東牀。門楣光耀矣。請先生速作書絕之。但云莊氏母不願以二子出贅。則彼富室嬌娃。萬無下降蓬華之理。便可絕矣。叔子笑曰。桓少君荆釵布裙。提甕出汲。未必獨讓古人專美於前也。莊生曰。先生居今之世。動以古道望人。未免太不合宜。叔子曰。此語良然。但我觀夫人之意。實出至誠。必金公爲人所惑耳。然夫人必不至全聽金公作主。靜待之。當有佳音。稍遲未足爲憾也。二生蓋心高骨傲。雖醉心蘭蕙。然見金氏書中。說及太守二字。卽怫然不屑受屈。故願忍痛謝絕之。叔子聞言。愈益欽敬。因之溫語慰藉也。二生見王先生情誼懇至。則曰。依先生言。姑待之。然先生復書。不可作卑屈語。事之成否。天也。惟志氣則在我。乞憐者內慚。其苦更甚於失敗也。叔子一一諾之。及至明年三月。金公再爲嚴州之遊。遲遲不返。五月初始歸。歸而語夫人云。此行仍不偶。某太守方挈其二子。偕西席汪孝廉。遊閩中山水。謂一月卽歸。余故

待之。乃今許久。仍未有返旆之期。天氣漸熱。不若入秋再往訪之。爲得也。其實仍係託辭。一面則託友人爲覓門第相當之姻事。及至秋初。友有自嚴州來者。爲二姑談姻事也。友謂承託妙選連理同生之芝蘭玉樹。一時實不易獲。今有某姓者。我嚴鉅族。有一子。人才出衆。其父故某縣大令。亡五年矣。家產饒足。其世兄已遊庠食餼。年二十。初斷弦。欲續嘉耦。此機似不可失。金公心頗動。留友數日。與偕至嚴。得與其人一面。殊可意。卽以長女蘭姑庚帖與之。訂約明春完姻。既歸。乃不能再隱。以實告夫人。開口卽以門第爲辭。夫人以爲大戚。蓋二姑須同時成有所託。心始能安。一也。且莊氏二生。才貌志氣。實非尋常所可比擬。今忽與彼斷絕。知終不愜膝下之懷。二也。夫人曾借天竺禮佛之使。往湖上一晤叔子。叔子以莊氏二子之意告之。乃愈加愛耳。然事亦無可奈何。姑以語蘭。蘭聞而默之。容色慘然。蕙則代爲流淚。且詰母曰。蘭姊事猶可挽回否。母曰。須商之爾父。隔數日。密語蘭曰。兒須自愛。勿摧損身體。此殆命也。然聞某生亦頗有才。未必遂遜莊生。蘭姑泣語母曰。心許莊生久矣。若他適。無異失節。昔吳季子挂劍徐君之墓。亦表其心之不欺耳。

• 心許而中變。無論無以質神明。且何以安方寸。母休矣。此兒之命也。蓋此數日中。形似驟病者。及是而體益不支。母百方勸慰。父亦切實爲之解釋。蘭姑但以手指心而已。不半月。以心痛暈厥數四而逝。斯時一家慘狀。可以意得之。記者亦不復觀縷瑣述矣。蘭之將死也。屏人泣謂蕙曰。我死無足悲。生則心苦。死乃愉快。爲可不負初心也。蕙性伉爽。亦泣曰。此語誠然。蘭又曰。妹須念母老矣。遭此慘變。恐致病。非爾善事之不可。此後妹終身之事。父亦決不如此次之草草者。但願妹得遂初志。余亦含笑于九京也。金公深悔己之鹵莽。二女亦早窺測之。惟事變猝然。已無餘地可宛轉爲恨耳。蘭姑之死。傳之杭城。莊氏二子傷感萬分。時爲私泣。王叔子慰勸之。又明年。孫夫人再往湖上。仍至天竺禮佛也。既晤叔子。述前事。各揮淚。夫人曰。遭此慘變。父已省悟。今後蕙姑事。謂惟我是從。我今欲行吾志矣。于莊氏二生中。擇一人。贅入吾門。何如。叔子曰。待我謀之。夫人留省垣以待。明日叔子以夫人意告二生。二生曰。此事恐不可成。問何故。曰。無以對蘭姑也。叔子曰。此正蘭姑之意。謂妹能終遂初志。則含笑九京云。二生曰。然則須謀諸家母。叔子明

日親至莊氏。以金氏誠意告莊夫人。夫人以問二子。且曰。誰當雀屏之選者。二子知母有允意。則互相讓。伯堧曰。此自當弟成之。若蘭姑不死。則余之耦也。以長次定之。弟其無讓。叔子以佳音報孫夫人。夫人歸而爲金公言之。金公究亦愛女。雖不甚願意。卻滿口贊成。妾李氏讒間之言。竟不能復入。金公伉儷之情本篤厚。前事已覺萬分抱憾。此次必委曲成之也。其秋遂贅莊仲篋。因請莊夫人挈其長子移居永嘉。卽舍於金氏旁屋。俾女蕙姑得略盡婦道也。其後孫夫人欲以姪女妻伯堧。才雖略遜蘭姑。貌實不亞。伯堧固辭。母命迫之。亦不允。固問之。則曰。我願終身獨處。以報蘭姑耳。初從王先生學畫竹。今則改學爲蘭。願其畫蘭。與他人異。雖修葉叢叢。止寫一花。明無人可與並也。至一莖數花之蕙。則從未一畫。所用印章。以蘭死我其死乎六字鐫之。用鄭穆公語。以見其心也。又別署款曰在家頭陀。其畫蘭亦從未有根。或問是殆學鄭所南耶。答曰非也。有根則生。我之蘭。已不生矣。知之者。謂爲傷心人。別有懷抱也。有人傳其題畫蘭句云。莫話美人香艸事。千秋心死屈靈均。又云。久冷返魂香一柱。無人空谷自年年。越數年。伯堧母亡。旣免喪。遂出家爲

僧·雲遊四海·不知所終·或謂蘭姑因抑鬱而病·病而死·其心貞一·固女子之本態·若伯壘未免過情·致違老母之命而不恤·揆之于禮·究未合也·雖然·世道日非·能堅貞不二·以對知己·亦中流之砥柱矣·吾於伯壘·何忍苛責哉·西湖鍾靈·南屏毓秀·產此雙璧·一圓一缺·其命也夫·

夏令衛生請備

雙十牌 臭藥水

零售批發
格外克己

聯益貿易公司發行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羅 星 集 全 一 冊

每 部 定 價 大 洋 六 角

編 輯 者 鄭 逸 梅 顧 明 道

出 版 者 潮 音 樓

總 發 行 所 聯 益 貿 易 公 司

經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坊

中 華 民 國 十 五 年 四 月 初 版

刊術美

聯益之友

文字圖畫並茂
最廉之出版物

定價目

各朝日 埠鮮本	各歐國 國美外	外本國 埠埠內
四二全 期十年	四二全 期十年	四二全 期十年
大洋六角	大洋一元	大洋六角

內在費郵

報費以上海通用
銀幣為限函定請
購匯票郵匯不
處匯票代現十
收用外國銀幣損
污郵票印花稅票
及外國與票一概
不收

本報刊行宗旨以提倡工商業及鼓吹美術為前提文藝務求新穎增閱者興趣特約各大文豪小說家撰述關於工商業之著作常識以及小說筆記電影文字並刊美術作品如古今書畫名作真蹟風景電影時事照片等製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紫羅蘭色鮮艷可愛且非牟利取價極廉（價目參照上表）每逢陽歷一日及十六日出版所費無幾既可閱名家作品增進學識又可作茶餘酒後之消遣物數美兼并閱者諸君盍興乎來

聯益貿易公司出版部印行

起首老店

毛春塘筆墨莊

上海總商會商
品陳列
所第一
次展覽
會優等
獎章

註冊商標 (寶塔)

本號創始法界東興聖街迄今六十餘載精製各種湖穎狼毫水筆不惜工料悉心研究以期精益求精用副 貴主顧見賞之盛意且名馳遐邇暢銷外洋及國內久為各界人士所讚美惟不肖奸商魚目混珠希圖漁利 貴客受其朦蔽而誤實用敗壞小號名譽侵害營業實堪痛恨茲特加印寶塔商標由農商部註冊立案俾別真偽而杜假冒賜顧諸君務祈認明本號仿單商標門牌號數庶不致誤各埠文具店均有經售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東興聖街
第五十一號門牌

老毛春塘筆莊 昌齡氏謹識

丁惠康先生編輯 之 幸福之花

解決人生三大問題

性慾問題 結婚問題 優生問題
男女至青年時代。性慾發動。最爲危險。德之社會學者。名之曰「恐慌時代」。並謂此時期。最關青年一生之禍福。若深考其身心之變化。導之於正路。猶航行於狂風駭浪之中。有羅盤針定其方向。不致誤入迷途。而其人一生得幸福榮譽不淺。若任其墮落放蕩。流於罪惡。則終身之不幸。爲害不可勝述。若任其墮落放蕩。流於罪惡。則終身之不幸。濫用生殖力之禍。害爲父兄者讀之。可以作性教育之顧問。爲青年者讀之。可以明色慾之大本。性交之危險。而於結婚之性選擇。體質配合。疾病禁忌。血統利害。皆推闡無遺。而於婚後保攝。又三致意焉。爲青年者。尤宜人手一編。細加研究。可使未婚者獲諦良善之婚姻。享家庭美滿之幸福。已婚者能保固有之健康。且得體質強壯之兒女也。

特價五千部 每部實洋二角五分
總發行所 上海梅白格路一百廿一號醫學書局
總寄售處 上海南京路聯益貿易公司

實 自由

列位青年們呀
到底已實行了麼
無論工商學政各界
當此各處馬路有電線
及夏日炎暑之際
匪特舒服耐用
豈不是自由自由麼

網球鞋價目

小號每雙一元二角 中號一元五角
大號一元五角 加大號一元六角

諸君天天談自由
本公司的各色網球鞋
皆甚合用
密似蛛網之秋
諸君穿了此鞋
且能避電去暑

上海
行址南京路四九〇號
陳嘉庚公司啓

電話中央七九八八號

新發明

◎省掉不沙的麻煩手續◎

活葉箋封

有

杭州西湖十景

男女電影明星

海內名人書畫

有益世道格言

每袋盛

(箋封四十八個)

祇售洋三角
寄費加一

聯益公司製
益買公司製

◎節省信札的濫費金錢◎

風行全國



界歡迎

種類豐富 雅俗咸宜 日用禮送 無上佳品 佳廉物美 有裨口碑

闊箋

海月箋每盒大洋七角七分 羅他紙每盒大洋五角八分

夾頁紙每盒大洋七角七分 科舉紙每盒大洋五角八分

貳號紙每本大洋三角六分 道林紙每本大洋三角

狹箋

毛六紙每封洋二角四分 毛邊紙每封洋二角四分

道林紙每封洋二角四分 電影明星箋每本大洋三角

▲每盒每本每封均十足百張郵購寄費加一郵票代現

十足收用貨價漲落隨時增減▼

聯益買公司製

CHANG SHAN TSONG

High-Class Tailor

and

General Outfitter

Fashionableness! Cheapness!

Promptness! Eaottseward Road

本口戲自專身求物歡
號中院運製材精品迎
開虹隔泰一時兼承
設橋壁西式道備蒙
在下一經優衣無西賜
上萬十美服不裝顧
海國餘呢配精應無
虹影年絨合益用任

張順昌洋服號謹啓

國貨大犧牲

長江牌香煙

每包八十文

烟絲裝璜



較前精美

每包附送自來火小畫片

不顧血本 提倡國貨

長江牌與別種香煙之比較
 物之優劣分自比較比較後則優劣顯然
 蓋兩兩相比明眼人一見即分彼此矣
 國貨香煙自五卅後多如過江之鯽吸者
 目為之眩無所適從若欲求其價廉而物
 美者非比較不為功
 長江牌香煙煙絲之佳備受各界贊許而
 所附自來火尤為歡迎茲為推廣起見每
 包僅售八十文實行提倡國貨不顧血本
 區區苦衷幸垂鑒焉
 雖然閱者謂此必以余言為自詡誠然則
 閱者可將八十文之香煙購四五種研究
 之考察之而比較之方知余言不謬也

實行犧牲 挽回利權

上海公平路一號
 中國光華煙公司啓
 電話北

一 須有名望素著之人或學校校長團體會長亦可保證此女男確有道德心非滑頭洵白之流
二 須有名醫最近驗身及格證書蓋恐染有皮膚病或其他暗病等因使青年男女有所戒心以正社會風俗

三 須有一種專門運動如騎馬游泳技擊等否則恐其身弱

四 須有專門藝術或行業庶可自立養家否則恃父母遺產亦必坐喫山空

五 年紀不宜過幼恐血氣方剛主見不定致貽後悔

六 觀其交友是否正當若喜與嫖賭烟酒者相近則其人品性可知或男與拆白為伍或女與洵白為友

七 方今歐風東漸婚嫁自由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故最好徵求雙方父母同意而後定婚因年老之人閱歷較深且免意外之阻礙及糾紛也

八 如美國人結婚先須赴地方官廳領照官廳給准婚書前先驗明其身體健全然後給照

九 結婚時之禮服須到虹口匯豐銀行北首西華德路七號至八號亨利西服莊租用庶幾滿意雅觀以免貽笑大方且可省費

上海西華德路七號亨利西服莊禮服出租部田家聲啓

夏令
必備

雙十牌臭藥水 一加倫聽洋洋一元一角

愛蠶虫捕蠅器每打洋三角六分

百毒化殺虫水

(二磅瓶洋九角)

立斃臭虫藥水

(每瓶洋一角)

批發
聯益
貿易
公司
發行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 附設

書畫總收件處

辦理代收各家書畫事宜手續清楚交件迅速

縫衣機 為家庭生利之利器！

請到聯益貿易公司參觀價廉物美包你滿意



聯

益

棧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製